
時代漫畫
11.
團結之準繩
魯少飛作

有不爲齋叢書

袁中郎全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出版

中郎爲晚明浪漫派文學運動之健將，詩文清新生動，卓然一家。惜清代列爲禁書，流傳絕少。現經劉大杰先生將中郎諸集，搜羅無遺，細心校刊，始成此最完善之全集。復經林語堂周作人郁達夫阿英諸先生校閱作序，尤爲難得。現因篇幅過多，改分中裝六冊，並加標點，用倣宋字及上等宣紙精印，古雅絕倫。第一卷尺牘，第二卷遊記，場屋後記，廣莊，碑記，第三卷傳記，序引，瓶史，觴政，德山暑譚，策，均已出版，零售每冊一元，其他各書依次每月二十日出版一冊。凡愛好文學者，藏書家，各學校及各圖書館，均不可不備也。上海福州路三百號時代圖書公司發行。

全部六冊　實售大洋六元
預約全部　祇收四元五角
寄費：國內每部八角，國外每部三元，掛號費在內。

繼續預約

王寵惠過港時曾云：

此行完全係個人行動，居第三者地位，絕非代表任何一方也。

——完全係有海牙國際法庭中人之資格者的口吻——

時代漫話



婦女界各團體對新刑法第十七章第二三九條『有夫之婦，與人通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表示不滿，力爭法律上與男子平等，說得簡平些，既然有有夫之婦，當不免要有有婦之夫一條。可是眞的丈夫喫官司，家裏老婆沒有人養，這種境界又多麼難堪！所以某立委說：法律原係對人類社會一種規律，使吾人隨處能自已檢束，即無所苦，似不必斤斤於條文上下追求云。諒發起人中有立委夫人等，當能洞悉其夫之意旨。（飛）

●

近月間關於捲款潛逃巨案數起，計開如下：

中國興業銀行經理秦抱元攜去貯戶存款卅餘萬。

國民政府軍政部會計部長杜之英攜去公款十餘萬。

大運輸公司代理賬席上官敏賽攜去七千三百元。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行員陳民德攜去巨款，數目不詳。

前交通部漢口航政局局長陳國勳在任內之各登記所所缺各月收支計算書迄未繳出。其牠雜零狗碎，實難併舉。感覺靈敏者曰：澄清貪汚之風，即爲不久之將來，請拭目以觀之。（中）

報載米商報告大勝關實行糧款兼徵，每石折價三角五分，不給票據，並有浮冒情事。皖同鄉會急電皖主席質問，有云：『軫念災情，徵糧爲振，值茲農村破產，百業凋敝，雖有類於挖肉補瘡，飲酖止渴，然果能嚴守定章，涓滴歸公，全皖災黎，未始不可稍沾實惠。乃創辦甫及旬日，竟有折價營私之弊。……直是米捐復活，厘金變相而已。所謂振糧，所謂章則，皆成掩人耳目之具，使數百萬忍死待振之災黎，徒嗟望梅畫餅之嘆耳！』是人間尚有食人肉之獸乎?!（飛）

●

近傳某國財界闊人及其夫人舅爺大人等醵資共組「三歲公司」，專營公債投機事業，冀以政治勢力與消息上的便利，在市場上大獲利潤，遂購多頭公債三千數百萬元，那曉得該國金融界恨之刺骨，一致聯合起來對付，公債便一落千丈，該豪族中人行將破產云云。論者謂中國雖云混亂，然尚有所謂法制精神，決無此種怪現象，亦不幸中之幸也。（柳）

●

闡揚孔子大同眞義祈禱世界和平大會啓事有云：『……茲以現世禍機迫切，各國靡不自危，而又苦無術挽救。爰擬虔誠懇請 段　尊講說經法，闡揚孔子大同眞義，祈禱世界和平，冀使世人咸聞大道，轉移惡念，振發仁心，變戾氣爲祥和，化干戈爲玉帛……』足見儒釋道亦能合一爐，世界不難日臻大同。（中）

●

魯主席韓某某先生最近申令禁喚大人老爺少爺太太等稱呼，以免貽國體之汚點，爲暮氣之先聲。從前我們並不知道這種抬舉人的話能如此地危害國家社會，在此內患外變的時期，韓先生的種種德政，這一點恐怕最有功於邦國。（箴）

●

王寵惠談：對於有婦之夫與人通姦者亦科以同等之罪，在事實上，亦難以實行，蓋因此項法律實行之後，娶妾者固皆刑事犯也，我國娶妾者達百分之三十以上，是則以全國之監獄，盡禁此有婦之夫與人通姦罪者，尚嫌不足矣。（九）

有畫無題

穆家麒作

●

報載王君左生平最喜研究科學，造詣極深，第九期航空獎券一•二•三獎號碼，王君竟能預知，並能藉科學原理，空中搬運物品。滬上商界領袖虞洽卿先生欽其神技，特爲宴請政商各界海上名流，舉行宴會。由王君公開表演，當場將變出之物，分贈來賓。如王君亦爲一大善士，能普濟一般小民否？斗膽存此一份奢望。（盧）

四十自傳

王履箴女士著

孝不猥的人假如曾經做過任何了不得的，或不得了的事情，都應該以自己的手筆寫傳。好像有個雕縮的著作家，名 Benvenuto Cellini 者也說過：“All men……who have done anything of excellence……ought……to describe their life with their own hands.”我生平所做過的一件最了不得或不得了的事情，就是曩年從事革命的時候，某次中外佳賓宴會的席上，我放了一個大而且臭的屁，『轟動中外』。當時赴宴的某西賓歸國後，便刊行『中國往何處去？』一書，特別地讚仰我的放屁能力，使我的功業能騰笑萬邦，遺臭萬年，幹過如此震撼全球的事業的人，焉得不寫自傳哉？

不過我行年僅三十有六，其所以要寫四十自傳者，一則因爲『四十自傳』較『三十六自傳』少一個字，可以爲發行人節省不少的排工和印刷費；一則因爲三十不壽，而四十自傳等類似的東西年來很出風頭；再則因爲在這動亂無常和一隻脚已踏入棺材裏的時候，今夜躺上床去，誰曉得明朝還會醒轉來不。現在寫好四十自傳，焉知死後，爲我寫榮哀錄的仁兄大人閣下先生同志，稍加斧正，便可付梓，不省却許多無謂的麻煩嗎？然而寫這自傳的最大緣因却是要揚名顯親。

* * *

首先第一，我究竟是男是女這個性別問題總得要弄清楚：履箴這名字是我向老婆處立下借據，專作投稿之用的。因爲如今的編輯大人多半是三十來往歲正患着色情狂的小夥子，讀書大衆不消說也都是剛滿十六而情竇初開的人兒們，若用履箴女士這一署名，便多麼地富有性的誘惑。這樣，拙稿當然不會遭逢打入字紙簏去的厄運；而且編輯老爺肚裏也明白：在這尊重女性的賣淫時代，每千字的發表費至少應給國幣五元。我的誠實的確不亞司馬光之脫胡桃皮，華盛頓之砍櫻桃樹．我若還不算天之驕子，世之偉人，實在是我主耶穌，玉皇大帝和如來我佛等都沒有生狗眼睛，也可以說是現代人的意識不正確，存心反動。

* * *

我的爹是三四十年前上海某番菜館的僕歐，是當時最革命而又最前進的堂倌。他服侍洋大人異常周到，賺得洋大人的花邊洋錢也不少。總之，誰也不能否認他不是一個愛護邦國的外交倌。我的媽是城隍廟內某測字先生的女公子。她大約知書識禮，能寫會算，說不定也明白三從四德，禮義廉恥等究竟是些什麼東西。無論如何，她總算來自書香之家，與我爹的門當戶對。我爹那時年已二十，矮而肥，又跛一足；我媽芳齡到剛到三十五，長而癩，且瞎一眼。他們倆配起來，眞是天作之合，使人間個個艷羨。

嫁娶之後，不到三月我便出世來了。我一出娘胎便比尋常嬰兒長三分之一，鼻樑特別高，頭髮完全鬈，此外毫無先天的遺傳。我爹當時誓不承認我是他的血統，到如今他躺在玻璃棺材內尙未瞑目；但我媽始終說我是她身上落下來的一塊肉。幸好那時離開義和團起事，八國聯軍直破津京，西太后老佛爺挾光緒皇奔西安，祇隔一年有奇。我那聰明伶俐的媽媽便說，我是趕早出世來殺盡洋鬼子和二毛子，以救危亡的。

眞如晴天霹靂一樣，我爹有天忽然提議攜眷屬，搭火龍船，逆揚子江之流，經巫峽，越七十二峯，謀生於字水塗山之間。我媽雖則一再引用江南人『老死不入蜀』之諺，希望打消我爹的遠遊壯志，但在那尊重父權的時代，『令在必行』。後來曾聽得我爹說，從前江南人中也有不曾跨出城門一趟過的，最遠的旅行是上茶館喝壺茶，聽卷書而已。雖說我爹把我們帶到重慶去，他心中有啞子喫黃連的意味，不過我始終欽仰我爹的英勇，佩服他後來的事業，正如我讀哥崙布傳時，知道老哥也曾糊裏糊塗發現了美洲大陸一樣地偉大。

* * *

我的童年完全消磨在那惡山怪水的巴陵古郡裏，陰險欺詐的道德環境中。

六歲那年，我媽便跟一個又白又嫩的蘇州小白臉不翼而飛了。起初幾天我爹在家如喪考妣，後來幾天便整日飲酒賦詩，以洗愁腸，以示瀟灑。終於他對同鄉說，我媽已買舟同娘家去了。大概蟾圓一易後，我爹便大發訃文，說我媽在崍嶺遇險，已葬身魚腹：我便得了第一個機會，穿特別白的衣服，戴非常涼快的帽子，握純粹國貨的司梯克。反轉來我爹對我却說，不久我就要有眞正的媽媽要來。七七一過，我那比現在的賽金花還美麗的新媽媽，花轎都不坐一頂，就偕地光降了我家。從此街頭便成了我的學校，書齋，書室，運動場，第二家庭。

六年的私塾教育中，我頗能克苦攻讀，加以天資聰穎，所以能把整部的三字經和十字文唸完。有一次我居然爲土地廟抄寫了一副對聯：『耳聽火炮響，鼻

問臘肉香』。於是神童之名遍傳遐邇，雖則後來發現：耳聰雖通，不如耳聾好；鼻問滑稽，實係鼻聞謨。

某年我爹陪洋大人遊獵打筒爐，新媽媽因不願獨宿，到和尚廟去參禪宵遣去了，自己一個零用錢也沒有，我便捉一個耗子裝在非常講究的手飾箱裏，又偷一對土地公公和婆婆，一齊拿到當舖去當。掌櫃先生說土地不值錢，隨手交還我。但他一打開手飾箱，耗子遂逃之夭夭，呆呆地雙手中祇托着一個空箱兒。他知道這是江湖上的老策略，必有豪傑為背景，勢難對抗，祇得笑顏頓開，服服貼貼地孝敬了我龍洋五尊，長揖而別。因我在童年中便有此驚人之舉，於是在十四歲時，就得『引進』而入哥老會，榮任『仁號上』的執法么爺。大丈夫揚名顯親，可以說從此開始。

＊ ＊ ＊

因為想起了：『人無混財不富；馬無夜艸不肥。』這句話，我要把我爹怎樣刻薄成家，和怎樣會送我同到洋場十里的上海來受高等華人教育的經過清算一番。大約有二十年的歲月中，我爹無日不為洋祖宗鞠躬盡瘁，効牛馬之勞。除洋主子給以帷蓋之報外，又得步步高升，以一身而兼幾個買辦要職，起碼一個蘇正堂纔能和我爹稱兄論弟，若非洋行大班或主教神父還沒有資格和我爹來往過從。雖則他目不識丁，但有的是錢也捐了一個道台班子。採辦豬鬃，桐油，藥材等轉售給各國商賈，定購洋緞，呢絨，化粧品，洋雜貨等推銷於四川全省，一出，一進，一轉手，不禁元寶滾滾而來。此外與土豪劣紳互相勾結，與貪官汚吏狼狽為罪又與洋人教士協力榨取，在這樣的時勢造貴人，貴人造時勢的機會中，我爹再不發財，豈有厚臉以對吾蜀人士哉？既發財，便要面子，最有面子的事就是囑咐兒子入洋學堂，受洋奴教育，俾能繼承先業，為洋主子結草銜環。

因為重慶聖母會牧師賜予我一封介紹信，我連入學試驗也未受，便插進萬航渡耶句俞大學附中的一年級，據說此皆早晚祈禱，上帝有靈的結果。四年中學教育使我能知道：凡是方的圓的插畫書，便稱幾何；有 a b c d, 1234 和十—×÷者皆是代數。『金石索』當然是幾何，『王雲五大辭典』何嘗不是代數。更使我知道：頭髮蓬如草，所以是植物；流水到處有，所以是動物；死人硬碰碰，所以是礦物。更使我這『倫木蒲落利牠的爺』一變而為書蟲一條，自朝至暮不分晝夜地在『約翰福音』和『使徒行傳』裏穿來鑽去；於是我除明白了基督教治國平天下和修身齊家的大道理以外，還懂得耶和娃吹氣便是風，吐沫便是雨；一頓足，海便形成，一拉糞，山便確立；他的尿就是人間的江河，他的鼻涕就是世界的人類。國文課目和國文教員雖然都有，但是上這一堂，祇是我們這些少年英雄用武之地，究習國文者頗皆傻瓜，不知世界大勢；說到這科的教書匠也不過是我們洋學生的木頭玩具，牠能哭又復能笑。然而我們的洋夫子始終告誡我們說，英文是將來可能的萬國語，要讀得廣博，決不要在字句上推敲，應該領悟洋書的精神，因為好讀書者多半不求甚解；而且要講得漂亮，祇求中國的女學生，黃包車夫牽能充分的了解便足矣。至於英國的尖頭滿，船夫，以及該國的順民印度阿三哥懂不懂，却是另一問題。中學畢業了，我爹便大宴賓客，說我已中洋舉人。

二十四年世紀的新青年，若果沒有受過大學教育，尤其是基督教會所施佈的大學教育，便是枉在人間走一遭。我升入耶句俞大學後，在洋書裏纔念到中國有個秦始皇是民族英雄，愛民如赤子，賜種種自由給人民；還有一個名成吉思汗的亂臣賊子，把我黃炎子孫的版圖，東西亂割，南北瞎送，以媚外藩，到後來連那區區蝦夷入寇也不敢迎面交鋒，及到事過境遷，反轉大吹大擂，像煞有介事：這種歷史紀載祇有洋大學生纔有一覩之快，外人不能享受也。同時在洋書裏，又念到中國也像有憲法，人民也像有自由，和亞美利加合衆國一樣，我不禁挺胸凸肚，趾高氣揚。所以覺得研究政治比喫三斤檳榔還舒服。奉上帝之名而來的，理直氣壯的中國洋顧問，滿二十歲尚少二十四個半月的洋娃娃教授說，中國共有四百萬之多的人口，一國的財富又直等於零，然而社會却這樣有秩序，經濟也這樣有條理，事事能在正軌上走，眞不容易。倘若能向美國成立借款一〇〇，二〇〇，三〇〇，四〇〇，五〇〇，六〇〇，七〇〇，八〇〇，九〇〇．〇〇〇元，則中國之富強，就可指日而待了。又有一位洋教授爹爹說，中國明朝有個詩人胡適之，所作韻文比清末的韓退之高強千百倍，尤其是他坐在黃包車上為車夫抱不平，訴怨那首調調兒，實堪稱古今中外唯一的傑作。他又說，歐戰後美國出一個文豪名杳爾士．迭更，於一九一九年曾著『二城故事』一書，特別描寫土其耳和俄羅斯革命，字字血淚，句句造謠，居然會得家傳戶曉，紙貴洛陽。中國人不可不讀云。四載寒窗，囊螢映雪，夜車開得非常特別，糊裏糊塗，博古通今，學問求得莫名其妙。抱一這樣七步八斗之才，懷着如此經邦濟世之略，遂寫『鴉片救國』，以作畢業論文。於是國際聯盟的禁毒委員讀後，便召集非常會議，特別研究；可是他們找不出半點缺陷。無如這般強橫不講道理的東西輕視我弱國無外交，又為顧全自已的體面起見，竟敢以通牒警告我母國，當時同胞無不憤恨。我爹本黑籍中人，當然萬分同情，除了像四年前那樣大宴賓客，說我中了洋進士以外，還把我那篇論文漢譯出來，印就七千萬份，將此福音傳播蜀中父老昆仲，我爹眞正快樂得死了。我爹死後，留下遺囑說：『吾兒當秉存父志，老死不可入蜀，因為此間狡猾的耗子太多；當誡孥莫去做官，緣於祖宗要在陰朝地府被打入二十六層阿鼻地獄裏去受死罪。所有遺產全部概歸救主福音堂支配。吾兒不得過問』。這樣一來，別的還不要緊，我的確少一了個眞正的『孝子』，殊屬痛心之至。

欲知我如何闖入教育機關為國家教育無聊青年，和投身新聞事業為民衆剝奪言論自由，怎樣在文壇上，跳上跳下，和藝苑中逃進逃出的一番轟轟烈烈，正正堂堂的事業者，不可不讀我的『四十癈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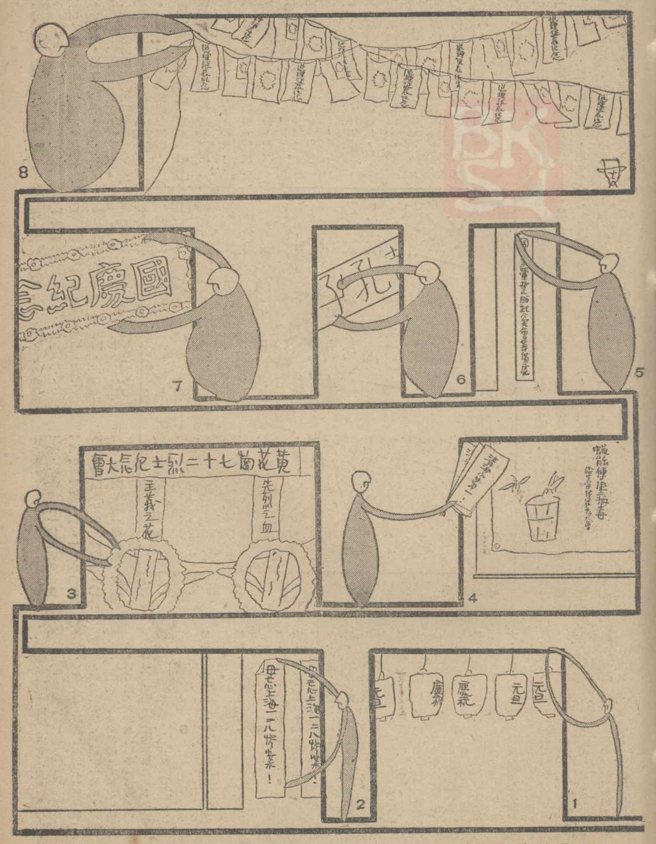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晨初稿

人之初

(從島國日本寄來)

(從北國蘇聯寄來)

楊庶務實驗成功圖



老黃作

能揩油者變瘦爲肥。

人間知識

郭堅

×教授，在夜校上民法課時，提及日本在九一八後，出一小冊子，是在提醒國民注意他們所謂當前國難的。他不但很吃力的介紹，並且推鼓着拳提高起嗓子說：『這是一部充滿生命力的書，如以「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一樣悠閑的語調去讀是不對的，我們要傾着雄糾糾的精神讀的。惜我還未懂日文，不然，我也要找一本讀讀的。』學生有的問道：『先生，你自已不會讀過的書，何以曉得要這樣讀法？』×教授耳紅面赤，瞠目不知所對。

●

海上，××法政夜校，現任的教務長，一天，向學生大誇他辦事認眞，所聘均係頂瓜瓜教授。有的駁問道；『爲什常會講錯？』『這不算什麼，因他們所致力的是高深學理，膚淺的常識倒不常去注意，你們還是求學時代，還未識得他們的高深，所見也祗有膚淺而已。』

●

一天，夫婦二口，計議要當件棉衣買條航空奬劵；纔又談到奬金的用途，妻說：『如果我中了頭奬，我要先燙頭髮，剪値錢的旗袍，買上等的香粉，花膏，…』夫忙止住道：『這個，我不愛聽！要是我中了，我要先娶一個有美麗的眼波，乳波，臀波，合共三波的小老婆。』妻憤怒起來，哭了：『賊男子，想遺棄我嗎？我要和你拚命。』『我有錢了，難道怕你不成!?』越鬧越凶，扭打一團。隣人看見往日很能相安的夫婦，不知道因什麼要打架，很驚異地到來勸着。聽了二人各爭訴了委屈，隣人微笑着：『這倒容易和解。你們眞好運道，中頭奬，還是二奬？』妻搶先答道：『不、剛計議要買呢！』

●

一次，在故鄉有一位灰衣的先生，跑到一家小什貨店，擇了一件雪白的汗衫，講好了價錢，忙穿上身想跑。夥計急止着：『錢呢？』『一會就來。』『我們不掛賬，要付現欵的。』『哈哈，還可對不住，衫已給我穿上了。不掛賬？跟我到××分局拿。』到了局門口，他說聲：『等幾天再來拿。』溜進去了，夥計只得發呆。



入學新生　　華君武作

愛情肥料

丈夫：親愛的！現在的生活是一天緊似一天了，你的化裝費可以減少一些嗎？

妻子：我正爲着生活艱難，才要加倍闊綽啦。要不然，人家見我們手頭拮据，誰肯借貸和幫襯呢？走避還不來及哩！

(曾鼎作)

●

伴娘：密斯張，今天您行結婚禮，很有點不自然。

新娘：下次就好了。

(無慾作)

●

男：我愛！我愛妳！你愛我不？

女：我愛你！你！你是我的生命！

男(大喜)：我是你的生命嗎？

女：是！吾愛！

男：那麼我愛！我死了！你怎樣？你不是沒有生命了嗎？

女：不然！

男(很驚訝)：這又是什麼原故呢？

女：我愛！告訴你吧！我還有我的新生命呢！

(余何人作)

●

男：昨天同你並行的男子是誰呀？使我怪妬妒的！

女：請放心，那是我母親的未來女婿啊。

(郁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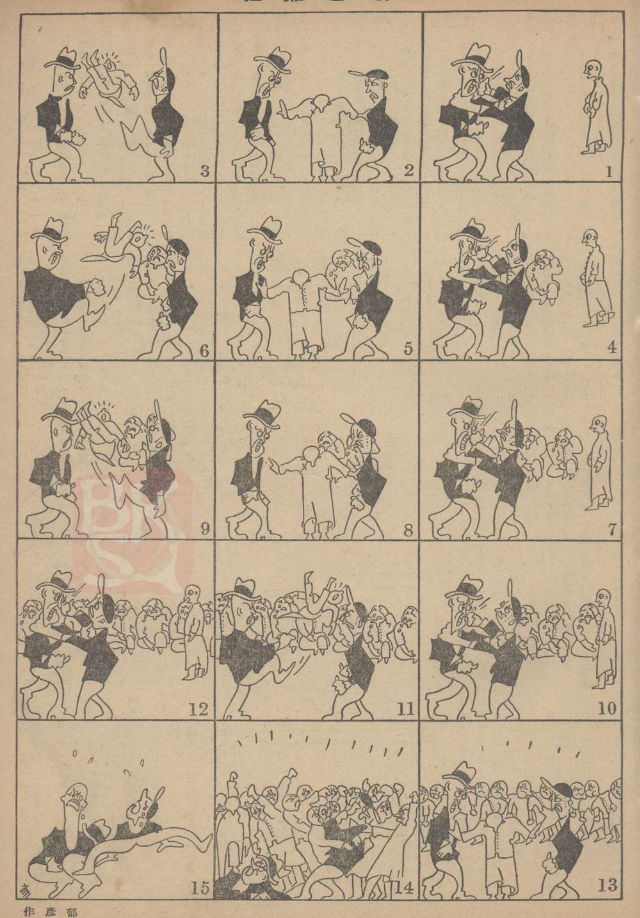
●

夫：你每天總是抱着孩子哭個不停，我昨日這樣的勸你，你還不聽?!

妻：我聽了你的勸，本想今天不哭的，但是現在孩子是死了哪！

(韓龍臣作)

衆怒難犯



郁彥作

京遊漫記

黃嘉音

我不喜歡上海。從南京回來以後，我更不喜歡上海了。

上海沒有山，連一座小的都沒有，連一點山影子也看不到。除了從鉛管里流出來的自來水之外，上海可說是沒有水的；黃浦江蘇州河這兩條濁流也想算水嗎?!上海幾乎沒有天。在別地方，你選一個比較空曠地方站着，仰首觀天，深深地吸一口氣，你便會覺得胸襟開暢，心曠神怡，萬念俱消了。然而在上海，你永遠找不到一個這種地方。上海所有的天都是被割裂成碎片的。假使你到野外去找，也祗能找到較大的天而已，從來不會找到一個完整的偉大的天的。生活在這種不偉大的天之下，你祗會覺得被欺侮，被壓迫。你偶然仰首使個白眼，便覺得上海的天有咄咄迫人之氣，祗好急忙低心下首做你的事。眞的，上海的天是白有的。

我時常希望能夠暫時離開上海的天。這次劍君要到南京去，我便趁機會和他同走。

搭的是國慶前夜的快車。在火車中過夜在我是一種新鮮的經驗。同來有幾位朋友問我在火車里怎樣睡的。唉，這樣。我便拿出那張「二等車廂中的睡姿」來給他們看。

這夜可說是名符其實的夜了，火車的四週都是茫茫的一片，一點也辨不出東西來。在曇光曦微中，車到鎮江，才看到三三五五的餓莩，沿車濱旁踽踽而行，才看見早起的牧童騎在水牛背上吹喝着，才有炊烟繚繞茅屋中冉冉上昇。這時我才重新領略到久忘農村的風味。

南京的空氣究竟與上海的不同，精神爲之一振。

從火車中望南京的城牆，正和看中國地圖一樣，給你一個老大的印象。

在下關僱了野雞汽車進城。這種汽車似乎是破落戶才會有的。

時刻擔心着有拋錨的可能的破車駛朝中山路直駛着。這條平直的柏油路，這浩大的工程，當初不曉得耗費了多少血汗，滴乾了多少淚眼，才得完成的。

沿路你可以看見一片片的空場，廢墟，一間間的草屋，茅廬，很平凡地過去。然後出乎意料之外，突然會有幾幢富麗堂皇的高偉房子出現在你的眼前，與那空場廢墟草屋茅廬組成了絕妙的對比。這時候汽車夫會告訴你說，這是鐵道部，這是交通部，這是外交部，這是司法部。眞的，假使你看了這些畫棟雕樑的房子，然後再到成賢街去看看教育部的房子，你便不會奇怪爲甚麼大家都說中國教育破產了。

初到南京的時候，幾條大路會給你以異常的好感。可是祗要你多住幾天，到那些街卽巷巷卽街的石塊路上去走走，那十九世紀風的商店，會叫你疑心是在另外一個世界里。

雙十節乘馬車去謁陵。馬車在僻街陋巷中轆轆而行，車廂的跳動給你以一個永不磨滅的深刻印象。後來幸虧走到了平穩的中山路，這時候你才能夠暫時安坐。可是那鐵蹄的馬匹在柏油路上却是一滑一跌的，好像是在溜冰場上，毫無用武之地了。可見十九世紀的交通工具，祗能適用於十九世紀的路上。平坦的柏油路，原是預備給達官要人的新式汽車駛用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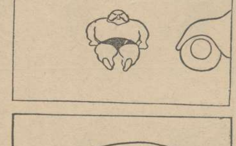
總理陵園好像一個大運動場；譚延闓墓好像是個山明水秀花草繁茂的小勝地；明孝陵却像個雄壯的古堡要塞，可是如今是野草凄迷，顯出日暮途窮的衰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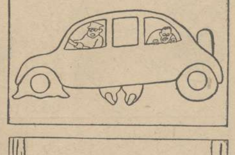
大力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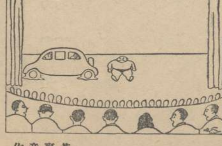












黃嘉音作

看慣了靈覺狡猾的上海蒼蠅，如今看見這些質樸憨頑的南京蒼蠅，心里暗覺好笑。蒼蠅之多，在中國原是隨地皆然，本無足怪的。然而南京蒼蠅有一種如小鳥依人的特徵，處處與人表示好感，揮之亦不忍遽去，這是我所未之前見的。這次謁陵，先進陵寢中，看見總理白色大理石臥像上。有好幾個黑色的蒼蠅棲息其間，我想，這幾個蒼蠅便可以算是南京蒼蠅的代表了吧。大家原是要瞻仰總理遺容的，如今有幾個南京蒼蠅也形色自若地硬要人去瞻仰，這豈非荒唐得異乎尋常的事？我想陵園管理員是該想法子的。

假如你想曉得南京的夫子廟是個甚麼樣子的地方，請到上海的城隍廟去走走好了。大概的情形差離得不遠多少。

六朝金粉聞名於世的秦淮河，原來是一條齷齪污水的大水溝。

南京的不景氣可以從幾所關門大吉的戲院茶園看出。

雞鳴寺是個很好的俯瞰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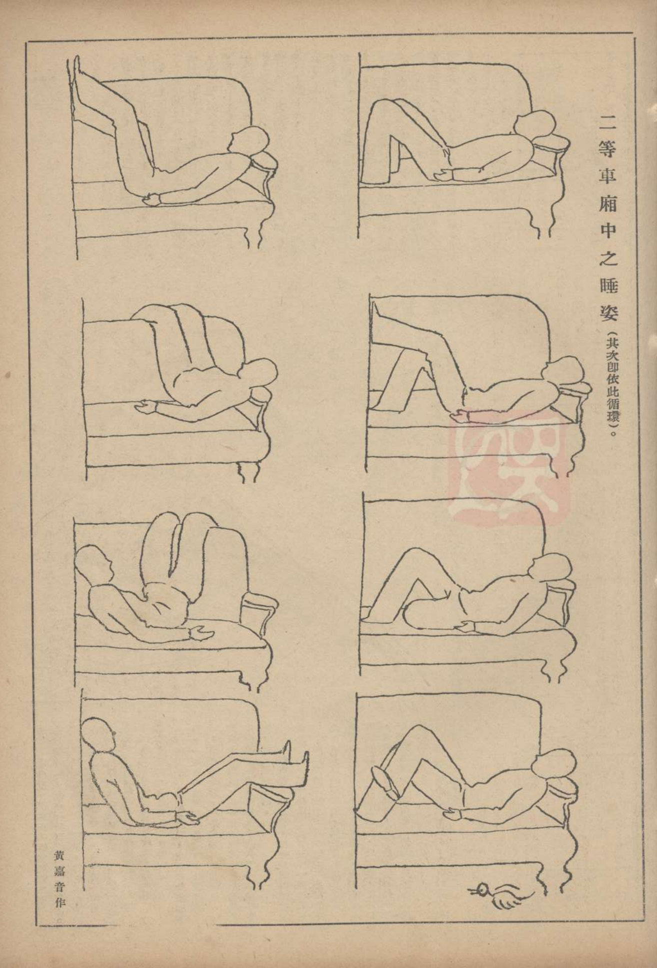
玄武湖祗剩了一片殘荷了。

雨花台可說是個有趣的地方。

長年埋身於洋人勢力範圍下的租界，如今忽然到自己的國都來，重新聽到軍號的悲鳴，又驚又喜中不免百感交集。

南京的文裝同志，武裝同志，公務人員、掛徽章的朋友未免太多了，這是南京的缺點，同時說不定也就是南京的長處。

在紫金山麓住了一星期，帶着這一點小感想我又回到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上海來了。



二等車廂中之睡姿（其次即依此循環）。
黃嘉音作

舊

若常

據說人們都是喜歡新，而厭棄舊的。像近來人們喜歡「摩登」就是；不要說妙齡姑娘或者年輕男子無一不摩登，卽使鷄皮鶴髮的老婆婆，也有些心嚮往之呢。

可是有人說：「衣不如新，人不如舊。」新有新的好處，舊的也有舊的好處。眞也不錯，人不如舊，在這個年頭兒，像孔二先生這樣一個舊人，就風頭十足，國民政府都派了專員特地坐專車到曲阜去丁祭呢。

我記得初入學塾時，曾經向孔二先生跪拜過。有一天偶然想起了這些舊事，覺得非常儍，以爲那時一個無知小孩竟然做了先知先覺。於是我就恍然大悟，做了人間一個衆醉獨醒的俊傑；於是我就厭棄摩登，厭棄與一個新字有關係的一切。卽使有什麼朋友拉我去觀光三大公司，那末我一定潔身自好，不進新新公司，用一句舊些的話說，我要「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

書，當然不買新的，而且想把已經買的洋裝書都投入毛廁裏，把線裝書都放在書架上，書桌上，牀頭。每日，每晚有暇時就低徊諷誦。倘若有人來和我像賈誼一樣痛哭流涕地談國家大事，我一定也講些「先王」「聖人」怎樣，來回答他。

倘若心有所感，似乎要做詩時，那就趕快去找詩韻合璧，翻林正均等書籍放在面前；然後低聲吟哦，也來一個「語不如古死不休」。

寫情書的時候就爲難了，當然不能用納來品「大令」或「愛人」等稱呼，而不得不改稱「卿卿」；說起情話來也只好用「連理枝」「比翼鳥」；戀愛的進展倘若不像林妹妹與寶哥哥的，總得也像張君瑞和崔鶯鶯的故事才好。否則「於古無所據」，當然又是不足取的。

何嘗是「人不如舊」呢？我以爲什麼都不如舊。一切東西的價值都是有時間的遞變而增加的，所有的骨董，都是愈舊而愈有價值。一個買賣骨董的人，他一定先要考究物件的時代，愈古愈好。有人肯出幾千塊錢買一張趙千里的畫，因爲是舊東西。

不僅古董，卽使酒，也是越陳而味越厚，十年陳好，二十年陳更好，三十年陳還要好。

所以古的，陳的，是好的，不是古的是膺品，不是陳的是新酒，都是要不得的東西。可是現在雖然有人知道舊的好處，因而也就知道新的劣點，可還有人以新，以摩登，而不以舊，以陳，以古來號召，眞是嚴重的錯誤。這些人實在都該流放到曲阜孔廟裏去受幾年孔聖人的訓練才是！

待他們革心洗面後出來，我們的國家也就恢復到堯舜之世了。

求智及其效能的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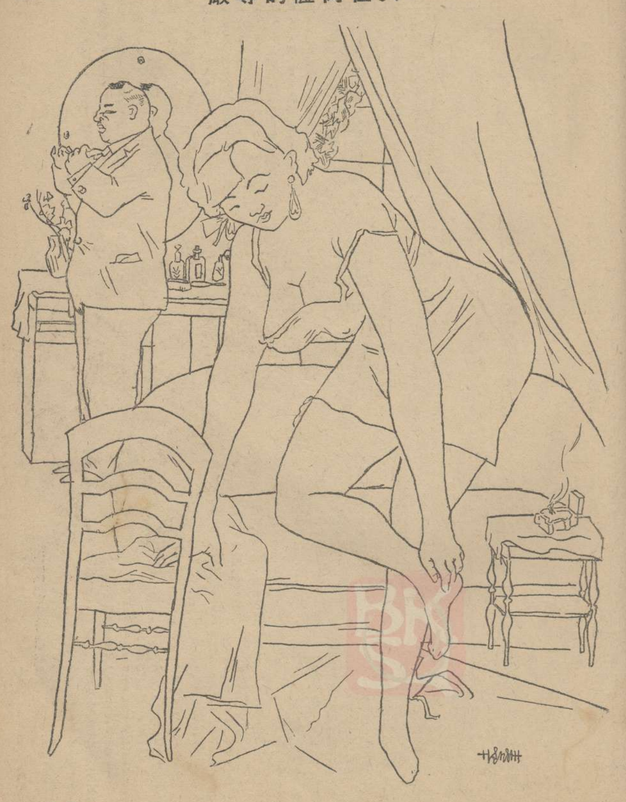
王雪倫作

讀書一得

（曰：『如游泳家欲投河自盡，須以浴巾裹石子圍頸間』。）

陳振龍作

女性肉體的尊嚴



陸志庠作

甲：讓我再看一看………

舞女：時候到了，你同我去跳一夜回來再仔細看吧！

幽默畫典

王彥存作

◎誰之過



法官：你為什麼要搶別人的東西？

他：老爺，工廠關門了。房錢欠了三個月，家中還有七個孩子，一個女人，沒錢買米，餓了二天肚子，沒法，怎能……

法官：渾賬！你為什麼不去做事呢？誰教你傻等在家裏餓肚子？

◎孩子是誰

女（指幼年之時母親抱着她的相片）：還是我二十年前照的相片，你看像我現在的樣子嗎？

男：很像，很像！但是，……你手上抱的孩子是誰呢？

◎求業捷徑

買辦：你要找事做嗎？

失業者：是的，先生！我家裏有五十歲的母親，八十歲的祖父，還有……

買辦：對不起，這裏沒有位子。

失業者：先生，我還有個年老的瞎子父親，四個小孩。

買辦：可是我這裏沒有位子。

失業者：但是……我還有個年輕美貌的老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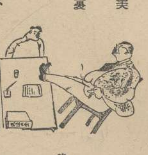
買辦：那末，明天叫你妻子到這裏來做事吧。

◎御夫術

張師母：李師母，為什麼你現在不常到我家裏來玩？

李師母：張師母，不瞞你說，阿囝爺這樣一把年紀，老是喜歡往跳舞場裏跑。叫他不要去，他又不聽。除非我在家，他才不敢往外跑。李師母，你想，我怎樣能夠出來呢？

張師母：那末你為什麼不叫李先生領阿囝呢？我出來的時候，只帶阿花，孩子都叫他在家裏領着的，他領着孩子，就不能出來了。



◎離婚的條件

小學教員：大律師，我老婆要和我離婚，請你替我辦理一下。

律師：可以，你預備出多少手續費？

小學教員：先生，你不能夠盡義務嗎？學校裏三個月不發薪水了，就是她要贍養費我也拿不出。

律師：你不能夠出手續費，就不能離婚。

小學教員：但是，她一定要離婚，怎麼辦呢？

律師：那末你一定要給我手續費。

◎專橫之始

甲乞兒：小赤老，誰教你坐在這兒？你難道不知這裏一向是我坐的嗎？

乙乞兒：笑話！這裏又不是你的家？光天化日之下，你坐得，我也坐得。

甲乞兒：真的不讓我坐嗎！

乙乞兒：不讓便怎樣？

甲乞兒：我要叫警察來捉你去。

闔家逍遙圖



胡考作

人間有仙子



部長送一個消息與家裏的老婆：太太！我今晚說不一定回來了，實在部裏又開緊要會議呢！

王彥存作

節奏底反應

Piano 尾聲完了以後，一陣拍門的聲音繼續在後面。

開門進來了一個青年，沒有握手就問：『工作如何』？

『今天就開始了』，他一面收起架上的琴譜，回答的時候頭部略轉了轉，帶些微笑。

『是論月算，還是按星期作算？我想按 Piece 算總不會的罷？可是打雜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啊』。

『這次的工作，同你所想像的正完全相反。並非打雜，而且並不辛苦。不是論月算，也並非按月算，却是論 Piece 每件作算的。老蕭，我這次的 Chance 眞好，第一天就遇到了，ant ure 呢而且對象是個巴黎最時髦的姑娘』。

『論 Piece 算？老辛，你就是眞的做扦脚，也沒有技術呀。你要是拿巴黎女郎的脚扦痛了，以至扦得不能跳舞，那個損失你可受不了呢』。

『沒有手藝，却能論件數算，而且是第一天，不，第一次，就遇到巴黎最時髦的姑娘，用青眼來加以抬舉，這樣纔是所謂 Avan'ure 呀。我今天不但已開始工作，而且已同巴黎最時髦的姑娘發生了肉體關係』。

『發生了肉體關係？』老蕭吃驚地問着，睜大了眼。

『是的，肉體關係，一親芳澤的肉體關係』。老辛嬉笑着。

『就在今天麽？』懷疑與驚奇是在並行地增加着的。

『是今天。就是以後，她還是要我每天實行一次呢，那今天遇到 Avanture 對象的巴黎時髦姑娘』。

『而且以後、每天要實行一次，你們的肉體關係』？老蕭的眼，這時睜得格外的大、可看出更由驚奇而薄慍了。

『你向來是個聰敏人，現在爲了這點酬勞費——朋友，我不承認這是正式的薪水，你就預備犧牲你的身體了麽？還有你的前途，你犧牲那有演奏 Piano 天才的前途了麽？老辛，天下女人多得很，你成了名家……』。

『老蕭，你的忠告使我很感激』，老辛雖還帶着他那笑容，可是在聲浪中的確表現出有動於衷的情緒，『我的工作也許會妨害我演奏 Piano 在事先底練習機會，可是關係我的身體，那倒並沒有什麽損失的。……你不必性急，我慢慢的來解釋給你聽：是種怎樣在肉體上的關係』？

『假使你的肉體關係是在扦脚的工作範圍之內，那當然不會對你有什麽妨害的。只是你方纔講得那麽含糊，而且帶了得意的笑容，那就不由人家不想得，那樣嚴重而又神祕了』，老蕭這時也笑着說，『只是你沒有技術的人，一躍而能做正式工人，總使我有些不相信』。

『這不但我方纔想不到爲什麽，就是到現在，我也不能想出我的 Avanture。爲什麽有那樣奇特的。我起初到那扦脚舖子去的時候，那位黃老闆就叫我做打雜的工作，講好工錢六百法郎，按月作算。我當時就除去了外面的衣裤，穿上工服，提了桶水，那位黃老闆叫我先揩黑漆上面彫鳳凰牡丹的壁板，以後再揩地板。那我現在告訴你，那扦脚舖是種怎樣的陳設。那原是一間像中國花廳那種樣子大的屋子，裏面分成縱橫兩行。每行又分成四五間小房。在兩行小間的房門外邊，就是兩條路在路口，也就是那整間屋子的壁角上，都放着一隻櫥。櫥的四週，都鑲着玻璃，裏面放着許多香水瓶，還有各種染趾爪上面顏色的藥水瓶。這櫥裏最引人注目的，是幾隻繡花的小脚紅緞鞋子。我一看見這幾隻小脚鞋子，就不由想到那些小脚放開了脚帶以後的那股臭勁兒。那些紅緞繡花鞋，聽說還是這位黃老闆特別在國內託人買了，用重價寄到巴黎來的。這位黃老板據他自己說是南京人，事實上大概是揚州過去與化那方面的口音。他本來是在大戰時到巴黎的一個普通華工，後來積了些錢，他就開起了這家扦脚舖子。他以前在中國是浴室裏做扦脚的，歐戰停止後，他因爲沒有什麽特長的手藝，於是在沒奈何中就想開一家扦脚舖來試一試，看有沒有什麽生意可以解決生活。假使沒有顧客，他就預備在一月以內就結束不幹。誰知他運氣眞好，因爲巴黎原有中國人開的扦脚舖子，可是在技藝上却敵不過中國人，因此那些顧客就都光臨到了黃老闆的舖子裏來。現在據說這位黃老板已有好幾百萬法郎的家私了。方纔黃老板向我說，一次扦脚費，連香水，染色，洗費，最多的一次有三四百法郎呢。老蕭，你想要拿我們華幣來算，那還了得，足足的一次扦脚費要七八十塊錢！這位黃老闆還預備在巴黎開中國剪髮舖，他覺得中國人剪髮的技術，也要比洋人高明得多，假使將來能用洋人剪髮的工具，香料，再用中國的工人來處理，就是代價很高，也不怕沒有生意的。現在巴黎的那些中國飯店裏，他都有投資，而且多數是大股子。這位黃老闆不但長袖善舞，而且很愛國，假使國粹保存會要給獎的時候，他也是很有資格的。凡是他主辦或投資的商店，那裏面所有的陳列品，以及一切裝飾圖案，都非用中國式樣或來自中國的不可。而且他願意代辦中國貨，假使那些顧客在他舖子裏發現了什麽愛好的東西，他可以代你到中國去託人採辦。你想這樣一位以中國高乎一切的黃老闆，他拿繡花的紅緞小脚鞋子放在玻璃櫥子裏，在他想來這家扦脚舖，纔眞是道地國粹的中國來路貨了。他遇到去扦脚的洋婆們好奇地注意這些小脚鞋子的時候，他並不認爲有喪國體，很得意向她們解釋，什麽外面有纏脚帶呀，襪套呀，從小就開始纏的呀，走路時一扭一扭的呀……洋婆們有的笑歪了嘴，有的縐緊了眉頭，這位黃老闆還自得其樂地引爲榮事。這些華工的頭腦，眞叫人拿他們沒有辦法』！

『這些多數沒有受過教育的華工，倒還情有可原，你看國內不都還在拜活佛，高唱經咒救國，以及主張印影四庫全書等等保留國粹來

救國的口號麼？……我又來對國事發牢騷了，眞無聊！現在還是請你講方纔那 Avanture 的本末罷，那一定是很有趣的』。

『我正在揩那漆黑影中國圖案的壁板，忽然一陣香氣濃馥地向我鼻子裏撲過來。連着像在岩石上給衝碎的溪泉那般底聲音，夾着又像溪旁樹枝上鳥聲那麼清脆地在轉鳴着：Doucement……Doucement……。

『我發現那香味與聲音，是由左手邊板壁裏傳過來的，於是就向那板壁的稀縫看去。原來是一個極嬌豔的女子，拿她一雙雪白的脚放在黑漆脚桶裏，由一個中國三十幾歲的扦脚夫用温水替她在洗那裏面濃馥的香氣，大概是温水裏加了許多上等香水，水撥動後就傳了過來。她的那雙脚眞白，脚的四週又是黑漆的桶，這樣使脚與脚趾間的輪廓綫，顯的特別清楚。很像中國古代絹畫那樣，四面絹的底色，已給悠久年月使空氣裏的水份或其牠，將牠慢慢地變成了深褐色，可是那用白粉剟有的地方，還保住着牠那原有色素，在黑白對照之下，就是那白的脚放在黑漆水桶裏那種感覺了。至於那脚趾間淡淡的輪廓綫，就很像李龍眠秀挺的白描手法下，所表現出來底一幅石下臥觀音像，或湘夫人像的成績。還有那水面上因爲給移動的雙脚，撥起了一陣陣的漣紋，碧綠地泛起白脚黑桶間，很像蒙着月光的湖面上，有時給微風吹起了一絲的弱波，將那映在湖裏月亮，在那整箇潔瑩冰球上，刻出了一縷縷閃爍底光彩

『詩意的留戀，就腰斬了美麗故事的本身，也未免有些殺風景，叫人家心癢癢地。……那後來又怎樣了呢』？

『由視覺上得到了刺激以後，立刻在觸覺上引起了一種強烈的要求：假使我能摸她一摸，就是死了，口眼也可以閉的。我當時眞恨死自已爲什麼不在中國學好扦脚的技術，卻學着不二不三的Piano到法國來，想求什麼深造。



張樂平畫

『我雖然當時有着對那觸覺上的強烈要求，但決不因不能有進一步的滿足，就放棄了視覺上原有的快感。

『出神地張着偷看，一會兒，她已洗好了，就由那扦脚夫用濕毛巾揩乾。後來又用一條較大的乾毛巾，包起了她的脚，放在他自已膝頭上，用兩隻手搓着，捏着。她好像受了一種新的剌激，捉緊了小嘴又擠着眉頭，但她在笑。

『她的雙腿有些擺動起來。還有腰部，臀部，奶房。

『本來是頂起了脚尖在張的？太出神了，脚一滑 正跌在身邊揩板壁用的裝水鉛桶上。桶翻了那潑出的水，除了濺濕我自已的小間外，都由下面板壁縫裏，流到了左手邊的那小間裏。我立刻慌張起來。

『還沒有弄乾我自已這間，那左手小間裏的扦脚夫就跑過來向我責備，而且叫我趕快跑去弄乾那地板。我一面答應，一面就立刻提了桶子，向左手小間裏跑去。誰知一進門就同那女子，在眼鋒上接觸了一下，她望着我了一眼，又在那淡紅的雙頰上泛起了一際微笑。我本來已慌張了，再她的微笑，就以爲方纔那偷看的情形，牠一定已知道了，就不由更偏促起來。最後就只有低了頭用布吸着那地上的水，擠進在鉛桶裏。忽然牠用法語問那扦脚夫，我是在這扦脚店裏做什麼工作的。他還答她是今天纔來的打雜者。

『牠好像想了想，就叫他招呼我拿手揩乾了給她看。

『我伸出雙手擱在她面前的時候，的確記得很清楚：臉上像火一般地在燃燒着。

『她先用法語問我，能不能講法語。又問我，能不能扦脚。我先是點頭微笑，後來那笑容，想是在搖頭中搖去的。

『並不加思索，她就叫那扦脚夫去招呼黃老闆過來。我心裏却摸不着頭緒。黃老闆一到，她就問他，能否叫寄年的打雜者替牠扦脚？黃老闆說，要學起來，至少得十幾天。她就命令那黃老闆教我學扦，在這十五天以後，准得教會。以後她來此地，就只有我纔能替她扦脚，不然她就介紹她到旁的中國扦脚舖裏去學。在學扦的十五天之內，她要我每天替她搓脚，捏脚。那黃老闆對她，絕對服從地應着：「唯」，「唯」。後來我纔知道，她是某銀行老行長新娶的後妻。

『我一面用毛巾替她拿脚搓着，捏着，一面又偷偷地向她臉上望着。誰知她也正在偷看着我，但她的微笑，終只有使我低下了頭部。她後來又問我在中國是做什麼的？到了巴黎是否就想以後永久做工做下去？我向她說，目前因爲家款沒有匯到，而且以後家庭經濟有破產的可能，因此就想目後自已在巴黎做工解決生活。等我告訴她已在國內是學Piano的，到巴黎後也一直學着 Piano 她纔點頭說：「怪不得你有那麼漂亮的一對手呀」。

『她以爲我的一對手，是由後天保養成的，其實我的曾祖，就是位古琴和琵琶的名家。我小的時候，我祖父常抱我坐在狹長琴琶邊的矮藤椅上，聽他彈那曾祖所遺留下來的曲譜。我父親比較地喜歡彈琵琶和聽西洋樂器中的Piano。他活着的時候，許我以後對於Piano可以有所造就。因此在他臨終以前，留着遺書要我將來成爲一個琴家名手的，現在却在扦脚舖子裏來發揮我的指法！……』

『你又何必傷感？……可是，老辛，你將來回中國，想不想做官？那倒是很討厭的……』。『爲什麼？』

『人家會說你是仟脚夫出身的！……』

俘虜

張方

今兒打清早起，溜溜下了一整大的雨。一陣猛一陣鬆，到深更半夜也沒停。王府胡同早已成了一條小泥河——這時打胡同口搖搖擺擺拖進一輛汽車，「滋～～」的一聲，在一對漆紅大門的頭裏打住了。——

門燈一亮 打裏面擠出一堆人，車夫把腦袋挨近玻璃門，向車裏擠了擠眼，撇了撇嘴；這一窩人七手八腳把一位又乾又瘪的老傢伙架了出來——原來馮局長在四喜班多喝了幾盅酒，有點發暈。——

局長人雖然挺像一個乾猴——連走道都帶蹦帶跳——可是脾氣大，肝火冲；動不動就想拿人出氣。反正聽差老媽認命，成天乾瞧着局長端出讀書人的架子，彷彿多文明似的：「混賬東西——王八羔子……」這些詞兒不離嘴邊。那副白裏透青的臉蛋；豎翻着的兩撇小鬍子，就不用提那份狠勁——碰巧多喝了酒，簡直是火上加油，沒岔找岔，左不是底下人吃不了兜着走，誰讓是窮人呢?!話又說回來了：局長對娘們，總是瞇縮着耗子眼，樂成什麼似的。——眞是叫人納悶兒的事。

那些底下人都怪機警的，把局長送到上房，怕惹禍挨駡，一個個早已躲到門房裏去。局長一瞧屋裏空洞洞的，三姨太太準是沒在家；心裏不由一酸，瞧什麼都不順眼，打沙發上蹦起來，冲着一個小聽差問：

「來福！姨太太上那兒啦？」

「回老爺的話，三姨太太臨走沒言語……」

「混賬東西 王八羔子!!喂了你們這羣笨豬!!吃着我的飯，拿着我的錢，連這一點事都不肯擱在心——！」

來福沒敢搭岔，像筆桿似的低着頭站着。

局長拍了下桌子，直眉瞪眼喊着：「混賬東西，王八羔子，誰叫你站着不走？」

「侍候老爺～～」聲音有點顫動。

「滾出去——要你這死東西作什？叫來喜來——」

來喜是來福的姐姐，因爲他們爸爸死去，沒人種地養家，舅舅打鄉下把他們帶到城裏賣給馮公館使喚。一恍已經六個年頭，來喜長也不像寒蠢，收拾起來，也夠個模樣兒——細細的身量，後面還拖了條長長的辮子。局長成天在外面花天酒地，那些白臉蛋紅嘴唇的娘們，早已瞧膩，想換個味兒嘗嘗，來喜就成了他備下的嫩貨，早晚這口食，也是掉在局長嘴裏。十六歲羞不離也熟透了，正是局長該動手的時辰

局長剛跐兒來喜跨進門檻，彷彿灸了一針定心藥水似的，那股子氣，早已打後腦勺散啦。他站起來，冲出去，猛獨仃的地把屋門一關，連拖帶拉把來喜向沙發上一推；小眼睛白果似的瞪着只發楞，一喘一喘的打嘴裏往外冒酒氣——來喜眞不懂局長是什麼意思：

「老爺您回來啦!!」想站起來，可又被推下了。局長也挨着坐下，用手只往來喜渾身胡摸

「老爺——老爺——您這是怎麼啦？我是丫頭」

「小東西：你還 明白老爺的心思嗎」？

兆嘴湊到來喜的臉蛋上；老傢伙也不知那兒來的一臉子牛勁，來喜再也不用想動彈一下

「老爺——你……你想……我可要大聲嚷了!!」

「笨貨：你沒聽見外面打雷下雨嗎？你嚷？人家可又那兒聽得見——我……堵上你的嘴……」

也怪：雷眞像劈山似的響，雨又像瀑布似的倒，把屋裏的聲響都壓住了。

第二天的雨接着下，天剛發亮，來喜到她弟弟牀前，把來福推醒：

「乖弟弟——快醒醒兒：這裏一個小包，趕忙捆在身……」

來福揉開眼皮，瞧他姐姐瘇着一雙眼泡；兩頰的肉，彷彿讓人用刀子割下了；披散着頭髮，怪怕人的：

「你說是怎樣啦？上頭只讓咱們叫名字，不許喊姐姐弟弟的，小心挨打……」

「別說那些——我已經給你叫妥一輛熱車，到後門大馬尾胡同朱公館找劉三——咱們舅舅在那兒打雜，這五塊錢叫舅舅陪你到鄉下，那個布包見着咱們親媽再打開瞧——」

來福始終也不明白他姐姐什麼意思，來喜也不容他弟弟再問。忙着捆小包，穿衣裳，另外又擱在兜裏五塊錢。把她弟弟抱到車上，臨手又給車夫一塊錢：

「勞您駕——您幫着瞧那紙條兒上的地名找一下——」

「沒錯，沒錯……」車夫好像中了一塊錢的電，托起車靶就跑。

「姐姐：你也來呀？姐姐：你也來呀？」車遠了，來喜慢慢也聽不到她弟弟的聲音，可是自己臨了半天雨，還沒覺着——

第三天來福同他舅舅已經到了平西巴米村，走進一間破草房，他舅舅指着一位黃臉老婆子對來福說：「這就是你的親媽——」來福不敢認似的，低着嗓門喊了一聲：

「媽——」忙着解開衣裳打散捆在身上的帶子，抖出小布包，裏面兩疊花花綠綠的票子，另外還有寫滿了字的紙條兒。

這可爲難了，鈔票誰都認識，鄉下人沒喝過墨水，誰認得字呢——老婆子趕忙把對面巡警閣子裏的一位巡官請了來，讓他念給他們聽。巡官一瞧上面歪歪扯扯寫了一攤，有些是白字，他就順字音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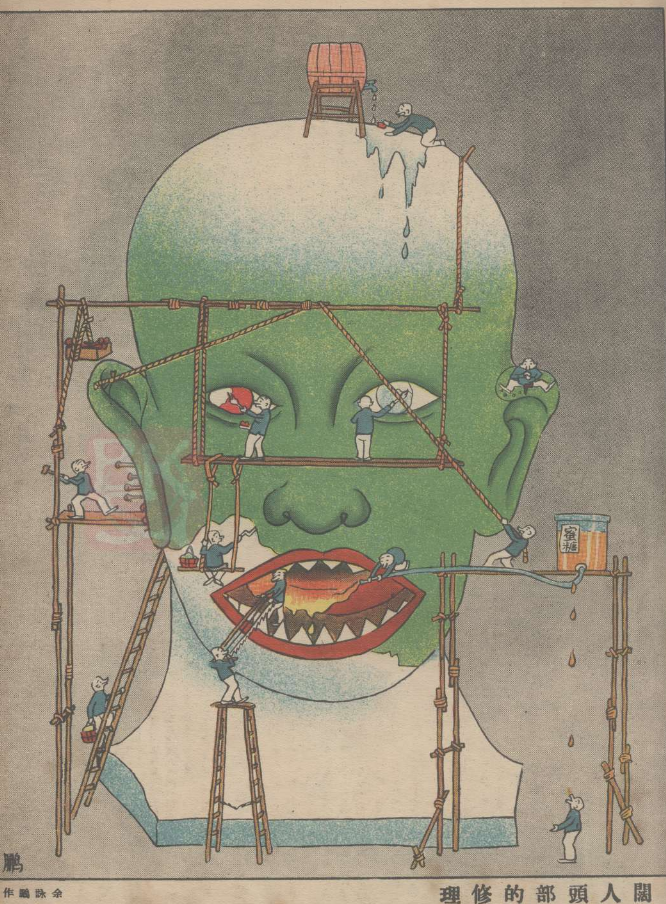
「媽呀——我是一個沒有出息的孩子，被強盜老爺把我毀了——不能再活在世上。好歹我已經騙到兩千塊錢，千萬可給咱們弟弟上學念書。我死了媽就拿這信去詐他們，給媽五十塊錢一個月過日子才能了事，不然媽就告發他們去

媽——在這世間窮人過日子很難，您有了錢不受苦，也是做女兒的盡了孝順啦……」

爸爸：奇怪！磊石，你爲什麼留起鬍子來呢？

兒子：爸爸，告訴你吧，我失戀了…………

剛子作



闊人頭部的修理

余詠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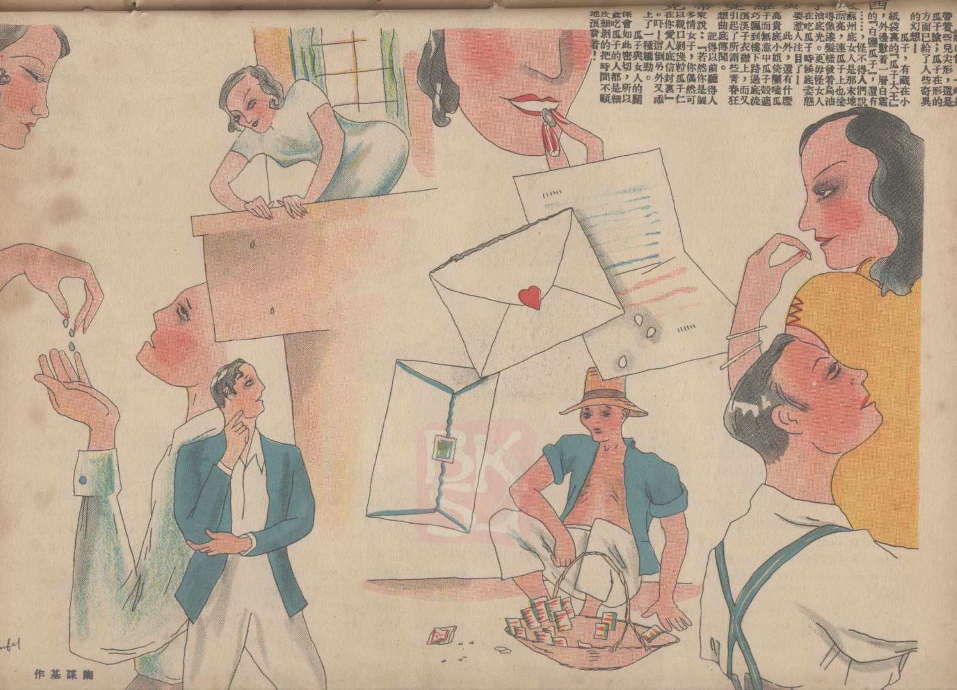
造法須知：面宜青易於詐病。頂宜滑易於進退。兩眼宜分二色易於看不同的人。耳宜閉易於推諉。牙宜尖舌宜蜜便於開河。不料更有不肖小人，從中並可漁利，乃出闊人意料所不及！



一九三四年之流行點綴品

——吸引銀洋錢鈔最大的磁力——

張英超作


西瓜子與羅曼蒂克
帶着些兒尖形，還是瓜子臉；瓜子在形的方面已給了人些奇異的幻想！
瓜子，有藏在小紙袋裏的「瓜子大王」，外邊數着一層白霜的「白鹽瓜子」，還有……，怪不得人們說蘇州底女人是那末地漂亮，連瓜子上也塗得像漆髮樣發着烏油油底光。更毋怪女人在吃瓜子時候底姿態要惹人注目了！
此外，還有什麼高貴底小姐倚欄嗑瓜子而無意中瓜子殼適巧飄到樓下路過底流浪漢子衣襟上，而又引起了所謂些青春狂想曲底傳聞。
記得以前聽得人家說：「若然你是個多情女子，你偶然可以親口剝幾粒瓜子仁在你愛人底信封裏」。吓！這倒另外又添上了一種繡勁。
瓜子與女人的關係會如此密切，所以貪吃瓜子的人都是細皮細剝的把時間不顧地淺嘗着！
陶謀基作

搜索

陳懷倩

他這星期來吃的是在人家門口丟着的麵包皮，他感到痛苦極了。

於是他把母親臨死時候給他的一隻戒指掉了一點剛夠他住一夜旅館，吃一頓好菜的錢（因爲那隻戒指並不是純金的）；便把錢放到口袋裏去，目的地向××街，那咖啡館和妓女聚在一起的那條街走去；他便計劃地向那條街走去，因爲他已經決定了今天將要做什麼了。

他穿着一套還沒有過時的洋服，那套衣服幾次幾乎要從他的身上脫下來，然而他每次都把牠挽回了，始終地套着。有一次，因爲他要保存他的服裝，他在聖榮街被激力地打了一頓，而且送進監獄裏去。當然，類似這樣的情形不止這一次；他已經爲「這套衣服吃過許多苦頭了。然而他也實在不能夠拋棄掉這件衣服，因爲這是他靠着生活的工具。

他挺了胸，嚼着膺價的雪茄烟。神氣十足，很像一個大紳士似地走着；一邊，把脚步故意踏得很重。路上走着的女人，聽見他那種特別的步調，便都回過頭來看是什麼一回事？於是當她們回過頭來的時候，他就一個個地看她們的服裝是新式的還是老式的？値得多少錢？

秋天底夜的街頭，已經失了她一年中的黃金時代了：本來是擁擠不堪的街道，現在只有妓女在走着了；每個妓女都垂頭喪氣地夾着手提皮篋縮着頭；秋的街頭是冷的！她們(妓女)並不像夏天一樣地唱着愛情的低級小曲來招徠客人。衰落了！敗毁了！這以前曾經是很美麗的街頭！

他對街上一個高樓上的鐘看了一下：已經八點半了！他便心急慌忙地加快了脚步。是秋天了！然而有許多買不起秋衣的妓女們却都只穿着夏天的服飾在躑躅着，『倒霉的！』他罵了一聲，便急急地走着，——穿過許多女人。

將要到××電影院了，他在一家上等咖啡館的近旁看見了一個穿着秋天服飾的妓女用撩人情賣的媚眼在對他笑着。手裏有一個很値錢的手皮夾。

他像得救的落下水去底人似地嘆了一口氣，便回了一個媚眼，跟她進了咖啡館，在她對面坐下，叫了一杯牛奶和一杯咖啡。

女的叫了一杯咖啡。

他吃了半杯咖啡，便裝出一副上等人的架子，友誼地向對面的她說：『這裏的咖啡不好，我們到過去一點的那邊去吧！這裏也是我會鈔。』

『很好！謝謝你的好意！』女的露出雪白的牙齒，有意裝出怕羞的樣子說，他便過去挽住她的手；把手輕輕地壓在她的奶袋兒上；就付了錢走出咖啡館。

街上，在他的心裏：已經不像剛才那樣地悽涼了。他現在正幻感着妓女們在唱着小曲的街道——比以前曾經有過底夏天的街道更熱鬧地在展開着。他興奮地走着，一邊低聲地對女的說，『我們到旅館裏談談心吧！再吃一點酒』

沒回答，他和女的走進了旅館。

茶房領他們到一個房間裏坐下。

『茶房，拿兩瓶香檳，最好的香檳和一點菜……』他回過頭去看了一看在小沙發上坐着表現出一臉底幸福的女人，『你喜歡吃什麼』？

『隨便！』女的回答。

『隨你拿什麼菜來吧！四隻菜，和兩瓶香檳！』

國際貿易與主顧　　黃苗子作

他走到她那裏接了一個吻，便肆意地玩弄起來。一邊問她：她的名字？今年幾歲？……

茶房拿菜來了，他便說『我不叫你，你就別進來！』便和女的一起擠在小沙發上坐了，把放菜的小桌子移到面前，便吃酒了。

他吃了一杯酒，走到玻璃窗前面，把窗帘放下了；再走去把門鎖打好；便忽然覺得肚子痛了，他給女的說了，便走去脫了她的衣服，叫她赤裸裸地坐在他的膝頭上。他每叫她一聲寶貝的時候：就摸一摸她的奶袋，再酒杯酒給她喝。

『不！我醉了！』女的臉已經告訴出她已經有了過底的酒吃下去了。

『不，我喜歡你坐在我膝上的時候多喝一點酒！』他命令式地說，便再把酒一杯一杯的灌進她的嘴巴。終於她醉倒了，倒在他的臂上，他輕鬆地透了一口氣，便把女的放到牀上，……

當他滿足了以後，他便把她身上的一切服飾捲好；拿起來看看她値錢的手皮夾，便小心地放進衣袋，手裏拿了高跟皮鞋，預備出去了。

他回過頭來看了一眼：女人微笑地睡着，正享受着夢裏的快樂。

他看了她一切服飾都被別人偷去的赤裸底身體，從眼睛裏發出獸性的目光對自己說了一聲『哼！肚子痛！』便冷笑着把吃剩的牛排包進一張紙頭，走出房間。

把茶房叫來，他便說：『我的夫人現在因爲過於疲倦，先睡了。她醒來的時候，你再去好了！那時候我不回來，夫人會把這頓酒的錢給你的！』

當他經過方才進去的咖啡館的時候，他對自已說，『媽！你救了我了！因爲一個星期的吃喝已經有人替我會鈔了，而來源，是因爲有了你的戒指！』

他突然想起那妓女將要沒有錢再去買好衣服而永遠沒有生意的窘況……他冷笑了一聲，便拐彎到一條橫街上去；當他剛要彎轉的時候，突然他不自主地戰慄了一下，同時他忽然想起「有一個人，他曾經受過高等教育；然而有一天，因爲一個星期不能在街上偷到闊人的錢，於是他便起毒念把一個和他一樣窮得轉不過氣的妓女處於絕境！正像一個蟋蟀咬去他同類底頭一樣地殘酷……」

葉淺予作







劉刀秋跟羅老五

白兮

已涼的天氣忽然又悶熱起來啦！劉刀秋傷了風。

他的朋友們告訴他一個能夠醫治得好傷風的好方法，那就是：買一張大紅的紙頭，裁成十幾張狹長的條子，上面寫着：

「出賣重傷風，一見就成功。」

可是劉刀秋有點不相信那玩意兒，並且他也不願意那麼樣地幹。

「幹嗎兒自已的重傷風要出賣給人家呢？那不太傷陰騭了麼？」

他的伙伴中的一個：頭上有一大塊癩瘡疤的，大家因此就都叫他「癩痢頭」的那傢伙，是最誠實不過的，就對劉刀秋說：

「刀秋！不要相信那鬼話，你去淴一個浴吧！淴浴的確可以趕得掉傷風的。」

劉刀秋非常相信癩痢頭那傢伙的話。

正午十二點鐘，他走進一家浴堂光赤着身子，推進浴池的彈簧門，一股濃霧樣的熱氣，窒塞着他的鼻孔兒。

「啊——哈！」

他向自己的胸脯上一拍，哇啦哇啦地叫出怪聲，就向温水的浴池里跳下去。

只露出個頭，劉刀秋淴浴。因爲時光太早，所以似乎只有他一個人。

可是在沸水池的大理石上，正坐着羅老五。劉刀秋粗心，沒瞧見他。羅老五這時正用着毛巾在蘸沸水，揩着他全身的癬疥瘡。沸水燙上癬疥瘡，一股說不出的爽快、像一縷電流，鑽進羅老五的心窩，眞使他全身的骨頭也將酥軟了！

這一燙，却燙得羅老五的心頭兒癢臍臍地熬不住了，他怪聲叫了出來

「啊——呀！好痛快也——呃！」

整個的浴室，震盪着那怪聲，把全身浸在温水里的劉刀秋嚇了一大跳

劉刀秋鑽出水來，向左邊瞧去：

——

迷朦中，一個松瘦的人兒蹲着。

「啊！我還當是沒人哩！」

劉刀秋走過去，羅老五抬起頭來

「哈哈！我說，世界上最有趣的，要算我們生癬疥瘡的人了！朋友！你怕沒生過這瘡吧？」

「沒有！」劉刀秋搖動他的腦袋兒

「這瘡雖然使人覺得全身發癢得要死，可是一把抓着癢處，那時，朋友！說句粗話，正好像跟一個十六歲的姑娘睏覺一樣窩心哩！」

「眞的麼？」劉刀秋的眼珠子突出啦！

「誰騙你吶？」

羅老五又把毛巾蘸往沸水里去了，他把沸水一點一點滴到脚窪間，一邊「啊啊」地叫爽快。

劉刀秋覺得那傢伙怪有趣，就坐在他的旁邊，一邊，把毛巾也向沸水裏蘸去了。

當劉刀秋把沸水滴在脚縫間時，雖則並不生癬疥瘡，却也頗覺適然！

「朋友！眞是爽快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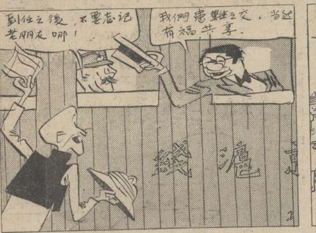
劉刀秋又把毛巾整塊兒地浸往沸水裏去了。羅老五微笑地：

「如果你也生起癬疥瘡來，那才會眞實地感到爽快哩！」

「不過生癬疥瘡究竟是倒霉的事呀」！

「可不是麼？上個月，一隻寡老









早被我勾搭上了，却不料就爲了這倒霉的癬疥瘡，把那迷人的寘老嚇跑啦！」

「可是朋友，生這瘡倒底是跟十六歲的姑娘睏覺一樣的窩心的呀！是不是？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兩個人笑聲，塞滿了這全浴室。

劉刀秋在無意中瞥見羅老五的兩袴間的那「傢伙」，不知怎地却短了一段，他覺得頗有點好笑。不是麽？幸虧那傢伙終日躲在褲襠里的，如果像鼻子一樣生在面孔上，給人瞧見，不變成了一個大笑話了麽？他笑了起來

「怎麽短了呢？」

羅老五一點也不覺得羞澀，反自以爲這傢伙短了一段，是很足以表明他的某種經驗的光榮般地，爽然地對劉刀秋說：

「生楊梅瘡被醫生割去的哩！」

「那麽……」

「哈哈哈哈……」

兩個人又大笑了起來。

他們是本不相識的，現在却談得那麽諧和，在大家的心窩里，都認爲對方是很够朋友的，於是羅老五對劉刀秋說：

「有機會我們來喝幾杯！一朝生，兩朝熟呀！」

「那正合我的胃口哩！」

兩個兒又談了一會，劉刀秋受不住那股熱氣，先自出去了。羅老五却還想浸一會兒癬疥瘡。

劉刀秋坐在「普通間」里，喝茶，抽烟，舒展地躺着。

他的身子覺得溫暖極了！他眞想睏他一覺，可是不成，下半天還要去裝貨物哩！

就急忙忙地穿好衣服，十二個子買了條襪兒，還帶着小賬哩！劉刀秋就走出浴堂去了！

「啊！那個傢伙還沒有向他問過姓名呢？眞是……」

忽然有一個聲音叫他：

「刀秋！」

側過頭去，癩痢頭正衝着他來啦

「浴滗過了麽？」

「滗過啦！」

「就在這裏等他們來吧！不要去了！我跟他們說過啦！」

劉刀秋就跟癩痢頭坐下水門汀。

正午後的太陽晒着他們，很是溫暖。

他們都是拉塲車的，塲車還沒來，劉刀秋老跟那不會東扯西拉的癩痢頭談，感到沒趣，幸虧旁邊有個包車夫，參加進來談話，這才使劉刀秋覺得不寂寞。

談了沒會兒。

「阿二！阿二！耳朵聾了麽？」

包車夫連忙跑過去，劉刀秋聽見那盛氣的怒斥，抬起頭來。

劉刀秋幾乎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啦！

那不是全身生滿疥瘡的傢伙麽？

羅老五坐上包車，一眼瞥見坐在水門汀上的劉刀秋，他幾乎會全身震動了起來。

包車掉頭向東跑去了，羅老五咕嚕着：

「也算我倒霉啦！我却跟這麽一個蹩脚的癟三講話麽？眞是見了鬼啦！哈哈！我還要請他喝酒哩！」

劉刀秋望着那行去的包車，自語道：

「那先生倒不錯，肯跟我這麽一個窮措大講話哩！」

旁邊坐着的癩痢頭，見劉刀秋在自言自話，並且又站起來盯着那輛包車，覺得奇怪起來啦！

星期一早上

江風俠

××大學在中山先生沒有逝世前就按期舉行紀念週了。什麼話？其實只要一經解釋，便無問題，原來××大學的名譽校董是一千八百幾十年前逝世的耶穌，現任的校長是離今四十幾年前出世的信徒。每逢星期日，他們領導着一羣學生，在朗朗的讚美詩聲中做「禮拜」，這種禮拜的開端，通常是「唔呢格上帝……」，結局是「亞們」。現在把「做禮拜」移到星期一早上，同樣，禮堂裏裝滿了堆熱烘烘的先生學生，琴聲歌聲，所不同的只是「做禮拜」改稱「紀念週」了：開端的老調，變爲「今天是第幾個紀念週，我們在這一星期中……」，以及結局修改爲「今天就講到這裏，完了。」

廿三年度第五個紀念週又舉行了。

早上濛濛的細雨，迫得幾株梧桐，簌簌地滴着眼淚，滿空的濃霧溶和着煤烟，佈成一片灰暗的悽景籠罩着××大學的全部，耶穌要是有靈，還怕不氣悶的跳起來？

「噹…噹…噹…」校役李老海又銜着黃烟桿在打鐘了。

丘九們迅速地從宿舍裏衝出來，樓下看上去，情景活似九一八北大營吻着了暴日砲彈時的一剎那——不抵抗軍逃命。

穿軍衣不戴軍帽；

上裝軍衣，下身運動袴；

軍帽長衫派；

劉衫罩在西裝袴外面，脚下踏一雙中國鞋；

學生裝撇開領口當西裝用；

馬戲班小丑的雜色尖頂軟帽。

丘九三三五五搶步上禮堂，以最不整齊的陣容應付紀念週。

一時禮堂中打起了緊迫的戰鼓「Don Dan Bon Ban」過後，丘九都安坐定了，地板無恙。

校長是王先生式的倒掛葫蘆頭，但四十七歲的人還沒留一根鬍鬚，悄悄地跨上禮堂，墨晶眼鏡向四週一張，丘九們小心翼翼，各自掩藏這一二秒間的短處，有兩個剛加封了「大過」的，特別把上體縮得短些掩在人背後。

女生方才娉娉婷婷打道進來，一種絲棉棉的小姐氣，威脅着丘九的心，片面的眼鋒閃閃地射中着她們的行列。

「全體肅立！」

紹興司儀的第一砲，十足紹興高調，音韻宏亮。丘九一齊站了起來，阿毛順手摘着旁邊歪頭的大腿。

「唱黨歌！」

「向國黨旗暨總理遺像行最敬禮。」

第三砲，聲音忽然低了不少。從此行禮如儀，一直到

「靜蔑」！

這是紹興音「靜默」之變態音，大家聽得有些發笑。

好像一盆燒紅的炭火忽澆上了冷水，禮堂中靜下來了，然而，你細細聽着：

「阿哼」冷咳嗽。

「嘿！」偷笑。

「格格」忍不住。

「唔唔」喉嚨頭癢。

「不要吵」偷偷地責備「不要吵」。

「拿來！」手帕在過渡。

「主席報告。」

這一砲轟破了滿堂的靜寂，冷炭裏又爆出了熱火星，丘九們像從夢中喚醒過來，頓覺神志一清。

又坐下了，伸着頸子，扮成一種不得不然的正經。

主席開始講一串十八世紀上半葉的廢話：

「今天是第五次紀念週了。……本校……學生……在WC中亂塗牆壁，實是一件最惡劣的習慣……」肚子向檯邊上一貼，「……並且那些草紙兒擲到滿坑皆是，既不衛生，又妨大雅，所以……」

主席講完，接着是孔子同鄉的曲阜人濮老先生上台。

濮先生是國文教授，有人替他宣傳過，說他讀過二十八史。寫得一手十六帖。今天他穿着國貨灰布長衫，襟間紐扣照例似扭非扭，半開半掩，除袖口上的油污愈爭愈厚外，還有幾點未乾的鼻涕痕跡。當他站定抬頭時（註：上台時，低頭曲背像只大爪蝦），果然胸脯一挺，站得儼然一城隍（註：先生綽號爲城隍），眉毛一豎，眼珠一白，開口時兩排灰黃坑的牙齒陣先與諸君行相見禮，旋即吐其古人之道：

「……唔……因爲禮義廉恥者，國之四維也，唔……孔夫子已經在二千年前講過了：唔：這個運動，俺覺得正是對症下藥」，濮先生一面孔反抗現代的情緒，額上爆着靜脈管，幾乎到了打架前的一種情景，「諸位不但要即日實行，並且要規勸同學，大家督促…唔…」

這時丘九們坐得屁股痛，脚筋酸，希望他早些結束，可是老先生不顧民意，他說他的：

「本星期我到宿舍裏去一看呵！糟透！學生牀頭上都釘着女明星照片，有一處竟釘了大小十餘幅之多，還有裸體的，這種情景，唔……非常痛心，非常痛心！唔……讀書一經女人纏擾，還能讀書嗎？俺在山東讀書時，一天到晚埋首在書堆中，幾乎連自家的姊妹都不交接的！以後希望大家糾正，把明星照片撕下來改懸書畫。唔唔……今天就講到這裏，完了」！

「禮成！」紹興人下了大赦命了。

禮堂上只留下幾只寂寞的鏡框，凳子聳着背皮，在扮演一座公共的墳山。



「愛！明天我要被公司裏派到北平去了，叫我怎樣能離開你！」

「那倒很容易的事，給我一萬元作贍養費就得了」。

甲夫人：我前日做生日，他（指俗稱表兄弟者）問我送什麼東西好。我說「隨便什麼吧……」

乙夫人：後來，怎樣呢？

甲夫人：我眞吃驚！他說「就把我送給你吧」，手上還捧着「僕×××敬贈」哩

嚴士雄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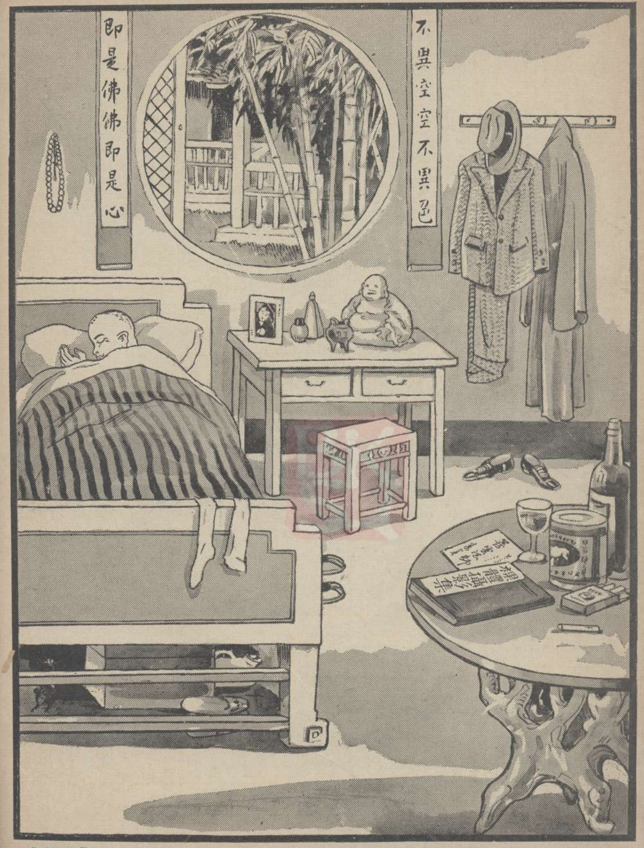
錯綜複雜的一個時期

在近月底的某一個星期日上午十點鐘光景，小主婦這天特別起得早，自己親身上小菜場：一來因爲今天主人在家請客吃飯，二來因爲新調娘姨如果不會揩油至少不懂得殺牛價。客人稱一聲烹調高明，丈夫袋裏的獎勵金一五一十的獻奉。這樣一天就是她內務外交最緊張最得意的工作日子。



陳涓隱作

方丈重地



董天野作

（一個x光線的漫畫鏡頭）



……却說這西門大官人自從簾下見了那婦人，一面到家尋思道：好一個雌兒！怎能勾得手？猛然想起那間壁賣茶王婆子來，堪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撮合得此事成，我破費幾兩銀子謝他，也不值甚的。…… 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門首，叫道：娘子！老身大膽。那婦人從樓上應道：奴却待來也！兩個厮見了，來到王婆房裏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點茶來吃，自不必說。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巴不到此日，打選衣帽，齊齊整整，身邊帶着三五兩銀子，手拿着洒金川扇兒，搖搖擺擺 逕往紫石街，來到王婆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的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便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是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入屋裏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只一拖，拖進房裏來對那婦人道：這個便是與老身衣料施主官人。西門慶睜眼看着那婦人雲鬟疊翠，紛面生春，上穿白布衫兒，桃紅裙子，藍比甲，正在房裏做衣服，見西門慶過來，便把頭低了。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身唱喏。那婦人隨卽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便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疋紬絹，放在家一年有餘，不曾做得，虧殺隣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眞個是布機也似針綫，縫的又好，眞個難得，大官人你過來且看一看。西門慶拿起衣服來看了，一面喝采，口裏道：這位娘子傳得這般好針指，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低頭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故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動問，這位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王婆道：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笑道：大官人你請坐，我對你說了罷。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那婆子道：好交大官人得知罷！你那日屋簷下走，打得正好。西門慶道：就是那日在門首叉竿打了我的，倒不知是誰宅上娘子？婦人分外把頭低了一低笑道：那日奴悞冲撞，官人休怪。西門慶連忙應道：小人不敢。王婆道：就是這位，却是間壁武大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如此，小人失瞻了。王婆因望婦人說道：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麼？婦人道：不認得。婆子道：這位官人便是本縣裏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家有萬萬貫錢財，在縣門前開生藥鋪，家中錢過北斗，米爛成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放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他家大娘子也是我說的媒，是吳千戶家小姐，生得百伶百俐，……兩個一遞一句，說了一同，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嘈。那婦人便低了頭縫針線，「水性從來是女流，背夫常與外人偷，金蓮心愛西門慶，淫蕩春心不自繇。」西門慶見金蓮有幾分情意歡喜，恨不得就要成雙。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與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旋又看着西門慶，把手在臉摸一摸，西門慶巳知有五分光了。……

文壇科第

曼因

後腦袋梢還掛着一條辮子的年頭，十年寒窗，秀才，舉人，進士，翰林，一舉成名。

其後，革了命，革掉了辮子，革去了秀才，舉人，進士，翰林，換來初小，高小，中學，大學。——初小畢業等於入學，高小畢業等於中舉，中學畢業等於會進，大學畢業等於殿翰。別人還麼比方，身當其境的人也深信而不疑。

又其後，到現在，又革了命，不但秀才舉人之類已無人提及，就是大中小學畢了業，也已經說不上什麼光榮。畢了業，沒官做，失業失業，倒到處嚷着了。

事情却又有出乎「意表之外」的：向來被丘八武人所憾恨的，官僚政客所賤視的，書局老板所剝削的文人，反而意氣洋洋的自以爲是一種特殊人物，互相間又從而標榜，離間，投機，搗鬼，像煞有介事地努力表現出來，從無名到有名，從小有名到大有名。

文人無聊，本是古今同慨，不想時至今日，依然是那麼地沒有出息。譬如口口聲聲在喊打倒陰謀家，而自己的作品却不能不向大肚皮的書局老板賣錢。幸而買賣作成了，書局老板把這作品當成商品地擺出市場上，便把一切都忘掉，只誇耀着自己的作品已經印了出來，自己已經成功了一個「作家」。集合這些作家便建立起一個文壇。

文而有壇之後，壇上就分了等級：無名，有名，小有名，大有名，一如從前之初小學生，高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更一如從前之秀才，舉人，進士，翰林。這無以名之，只好名之曰「文壇科第」。

一個剛能讀普通雜誌的年青人，不會別的，第一便會提起筆來塗寫。罵一頓萬惡的家庭，攻擊一下腐敗的學校，把表姊表妹作爲女主人翁，悲哀眼淚是字裏行間不可缺少的描述。這樣就一篇寫成了。

幸而這一篇得到發表的機會了。

於是又寫。寫一個洋車夫，寫一個工人，寫一個大兵，再不然就寫一個娼妓，免不了替他們訴苦，歸結於社會的罪惡。完了，又是一篇。

雖然不算有名，總算已經小露頭角，這就相當於科第中的秀才。

文章發表了不少，勢不能不印出一兩本集子。那就得巴結人了：集子沒出之先，巴結自己的老師，巴結文壇的「先進」，懇求他們給自已介紹，找一個出版的機會；集子出來之後，更要巴結自己的老師和文壇的「先進」加以提拔，批評，以期見重於當世。

名，這就來了。寄出去的稿子也不至每篇都被扔到字紙簍裏。自己就再不會自認是無名之輩，等於中了舉了，成了舉人了。

既成了舉人，則應該更有所表現才是。表現之道，最好莫如做編輯，出版種種週刊旬刊半月刊月刊之類。從前是自己巴結人，現在却要人來巴結自己。進而可以跟書局老板聯絡，短篇集長篇集專集選集自然更可以儘量印出。

那情勢似乎非跨進文壇的都城辦不到，進了都城，便成了進士。

似乎還不能甘心，終得有一個保持地位的辦法。文壇上的流派如此之多，誰曉得自己能不能鎮壓得住？如此就應該廣收嘍囉，厚養勢力，把自己造成一個權威者。

把持一切出版物，打倒一切對自己反動的份子！

翰林翰林，這便是翰林。

一層層的文壇科第，不知道冤屈了幾多埋頭苦幹的人，其情形，或者和後腦袋梢掛着一條辮子時是一樣。

多少人正向上爬，由秀才而舉人而進士……原因是翰林們的權威多大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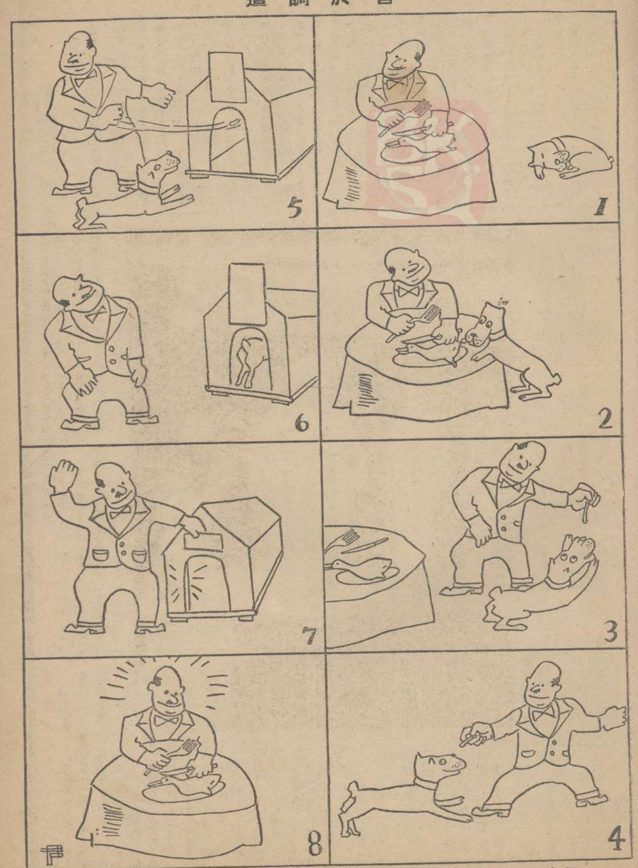
文壇科第一天不廢止，大家無須再廢話「何以中國沒有偉大作品產生」！

＊ ＊ ＊



××夜市寫眞　　老黃作

善於調遣



一根鴨骨頭

陸振擊作

中國成語及慣用語彙

（黎任予作）

這些Chinese Phrases and Idioms是我活了二十年所常聽說的，不過缺欠的實在不少，奈腦力不佳，不能完全記憶，只好來這麼一點兒。

滿姑娘咳嗽——無痰。（打電話之謂也，如圖一）。



（插圖一）滿姑娘：咳！咳！咳！（正和一位公子打電話）

鼻尖上掛釘錘——可恥。（這是湘省一種幽默駡人法）。

頭上戴指南針——眞會走直道。（中國人之特優點，特繪一座國貨無線電以明之，如圖二）。

奶媽抱孩子——人家的。（例如××通車，交還×××…等皆可用此成語造句，漂亮無匹）。

土地老爺穿皮袍——毛包神。（心粗氣浮之人，以毛包神呼之最妙，「湘語」）。

屁眼裏插人參——後補。（宜多備，有缺即補，以免經費過剩，旁人分心勞神）。

屁眼裏插香——一溜煙。（拐欵潛逃，偷劫搶掠，此成語最爲實用）。

眉毛上繫掃帚——掃臉。（失戀，受辱，大被小欺，皆够掃臉資格，如圖三）。

吊頸鬼扯媚眼——死不要臉。（做奸，拍洋馬屁，和大姑娘趕車，捧大頭名角，皆其謂也）。

壽星菩薩自殺——活得不耐煩。（此成語只限用於失戀）。

屁眼裏打雷——亂響。（慈善家的自述；道德家的復古運動；法師念經，馬上大雷大雨，皆妙解也）。

王大娘的裹脚帶——又長又臭。（妙文章之妙批）。

屎坑裏的一塊小石頭——又臭又小又硬。（此成語發明不久，或即代表東方某小國，待證）。

（插圖二）

王八敬神——假作正經。（最新××家之日常生活，如圖四）。

（插圖三）大被小欺。

頭上裝電扇——出風頭。（跳舞，運動，皆妙法，但遠不及游泳之盛，奉勸諸君，雖嚴冬亦不可懈）。

六月替猪打扇——朝錢作想。（財迷；大肚商，皆有此癖，讀者宜善用之）。

六月穿皮袍——寒士。（寒即閑也，如坐汽車滿街亂跑；乘飛機滿空亂飛；出洋避暑等，皆寒士之畏寒表現）。

電線桿上掛雞毛——好大的撣子。（撣即膽也，天不怕，地不怕，姨太太不可不怕，此即撣子上缺根雞毛之謂）。

破邊草帽——頂好。（此成語意謂凡事無絕對，頂好亦不過頂好而已，終是一頂破邊草帽）。

起馬四盆花——馥，蘭，芝，芷。（不親不戚，登門找事，主人劈頭就贈以「爲難之至」四盆鮮花之謂）。

屋簷上吊馬桶——臭出門外。（家醜雖不可外揚，然臭則無法制止之謂）。

爺爺老子燒火——不算雜種。（此成語挖苦過甚，切宜少用）。

螞蟻搬燈草——重任重任。（如局長廳長院長以至主席，皆謂重任）。

土地老爺吃臘肉——活神。（或即活佛之謂，多國產）。

瞎子載眼鏡——配像。（自命爲要人之要人，戒備至嚴之謂）。

瞎子望天——永世不晴。（此爲詩人作家描寫娼門之成語）。

矮子走進芋頭田——盡是門坎。（靑

（插圖四）正經的道德家。

CHINESE PHRASES AND IDIOMS

年人走入社會盡碰釘子之謂）。

狐狸披虎皮——仗勢欺人。（丘八之特點）。

大腦袋細腰身——油瓶。（朋友同玩，會鈔時當「人」不讓，而油瓶則乾脆之至）。

啞子吃黃連——苦吞。（此成語普通之至，恕不胡說）。

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亡國奴，半亡國奴，準亡國奴皆有此癖）。

（插圖五）

（孔夫子洋化了。）

叫化子打狗——專習此門。（凡終日無所事事，專研究美容術，及講求穿着之戀愛兼性學家，皆習此術，人曰沒出息，余則曰非）。

瞎子打燈籠——還是瞎走。（一條猪周遊世界，回來仍舊是條猪，最妙）。

孔夫子讀洋書——洋化。（其形也如圖五）。

頭上帶哨子——教頭。（天字第一號的流氓地痞，一呼百應之謂）。

頭上戴睏鞋——和尙。（不管人造禿子天然禿子，如遇必要時，帽不離頭，如大姑娘之着睏鞋三年不換）。

老鼠沿稱鈎——自稱自。（鄙人，敝人，在下，兄弟，不才等皆歉恭之自稱，但不及本長官，本院長，本主席等來得威風）。

半天雲裏吹喇叭——共聲拉粒拉粒。（美人魚表演游泳絕技時，未獲一觀者，必胡鑽亂跑，大叫「那裏那裏!?」）。

五分鐘沒偷小菜——做得個好人。（此成語與王八敬神，假作正經大同小異，用以挖苦人面獸心，做暗事，得美名之大王八，極妙）。

十五個吊桶扯水——七上八下。（暈頭暈腦，亂七八糟，不三不四。還是太太說的對？還是姨太太說的對？沒主意，沒主意！好不難爲人也）。

床底下釘釘子——礙上礙下。（做事不順手之謂也）。

大蒼蠅舞燈草——一鼓子勁。（與新開厠所三天香同意，亦即五分鐘熱度，高唱愛國專家所專能者）。

三十晚上打草鞋——假忙。（南方人多着草鞋，故草鞋到處皆是，但有些大人先生們，非在新年卅晚上打草鞋不可）。

鄉下人吃西餐——月經來朝。（婦女之暗語也，月經朞間，如有人敬以冷食，則以「鄉下人不愛吃大餐」一語拒之，實則是刀子切了嘴，正在流血）。

孔夫子拉提琴——老摩登，（孔夫子因事不克親來，特請一位老Woman 代表，其形也如圖六）。

（插圖六）

（老摩登。）

醜媳婦照鏡子——現原形。（某預言家預言，五十年後，中國婦女所用化裝品，堆積如山，因之內部忽起養化作用而自焚，焚化殆盡，婦女大現原形。靈不靈，未敢保也）。

貓不吃鹹魚——假斯文。（貓豈有不吃鹹魚者哉，笑話笑話，請參看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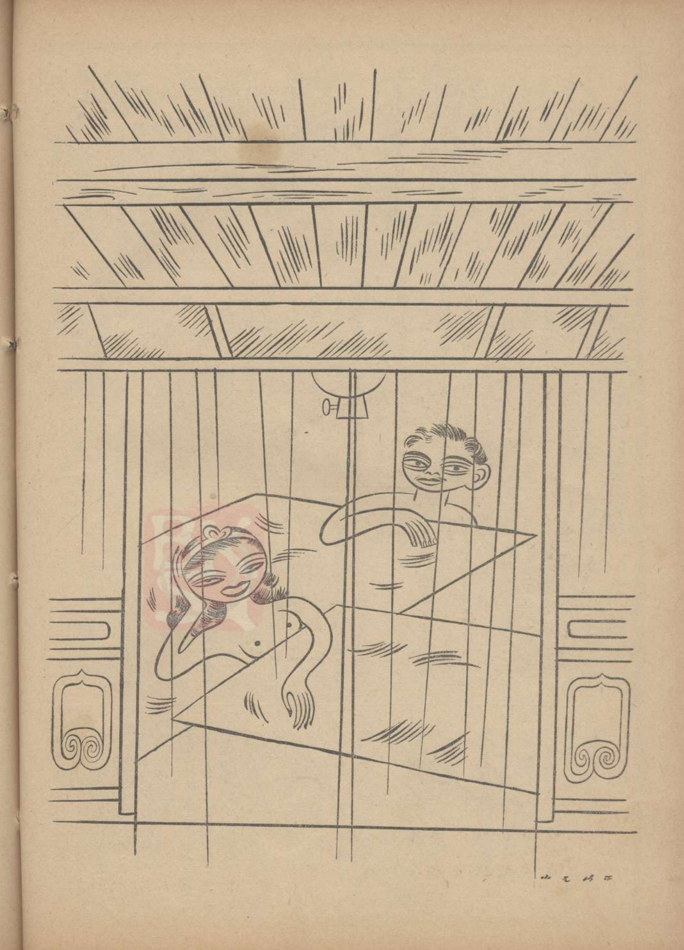
親家母的花鞋——借釆。（慷他人之慨，享他人之福，仗他人之勢，求他人之助，其結果，勢必穿底，穿了底，面子難堪，列强輕視，過癮過癮）！

叫化子ⅹ淫 Masturbation ——窮快活。（此條恕不詳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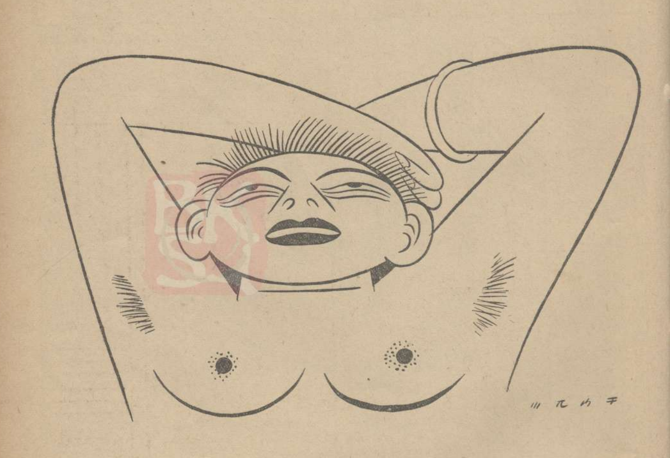
閻王爺拉弓——射鬼。（遇女人，專看下路，擠眼弄鼻，胡說亂道，油頭粉面，無醜不出，凡此皆够色鬼資格，西洋名 Colour Ghost）。

（插圖七）

高鼻子：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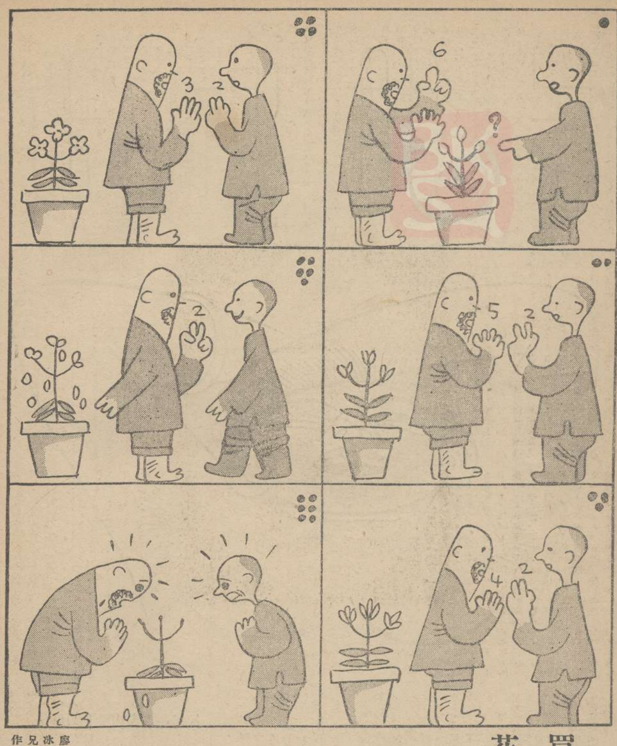


民間情歌



三更三點月照樓，
手掀蚊帳掛金鈎；
情哥問妹那頭睡，
兩手彎彎做枕頭。

小小燈籠圓囤囤，
掛在官姐床裏頭；
姐叫小郎吹燈睡，
不是奴家捨不得油，
點着明燈奴害羞。



買花

廖冰兄作

小談話

浩鷗

遇到中國人吃外國人的虧，不論其爲虧之大小，中國報紙往往在記載了該項消息之後，緊接下去便是『我政府已提抗議。』，這寥寥幾個字，沒有下文。好像一切都可以『提』一『抗議』完事似的。全句重心落在『已』字一個字，表示『可以已矣』。中國人眞精於化大事爲小事，化小事爲無事之藝術也！

●

有人會夜以繼日地辦公，也有人會夜以繼日地叉麻將。

●

窮人祇能算是在經濟的壓迫與病菌的侵蝕夾攻中生活着，苟存着而已。

●

這一齣獨幕悲劇，是三年來中國劇壇偉構之一：

劇名：『哈哈哈』

時間：：」『晨

地點：街上

人物：甲乙二友

（幕開時，甲乙二友相遇於途，互相點頭招呼。）

甲：今天天氣…哈哈哈！

乙：你這句話…哈哈哈！

甲乙二人同時：哈哈哈！

（幕急下，幕內笑聲漸遠）。

（觀衆一面鼓掌，一面搖頭太息。）

漫畫一夕談

陳靜生

畫漫畫，每每在初學的人，因爲着手要如何畫，甚至不曉得用甚麼工具來畫，便不易引起濃烈的興趣了，所以從事漫畫最切實際的方法問題成爲目前漫畫界當務之先。當念漫畫在貴國似乎尙彿被人公認作一宗藝術，漫畫方法論的奠定誠然有談的必要，但爲目前努力漫畫的青年藝人們能執心得之一豹，不肯作公開討論，那是有礙漫畫進展前途的，故我不揣淺陋，首先作俑，也許可以得到大家熱烈討論後的意外的佳果吧？

(一)筆

據日本名漫畫作家池部鈞氏談筆，謂除普通常用的筆如毛筆鋼筆外也可以用火柴梗或竹枝，在中國固有的畫派中，亦有用指甲縫夾棉花和用舌尖畫的墨畫，可見用筆各擇適宜的畫就是了，原沒有一定的，有時且可以同時用毛筆鋼筆鉛筆粉筆木炭及噴霧器來畫同一張畫的。在中國目前，各家用筆，大概談：豐子愷君是毛筆張光宇君亦是毛筆魯少飛君亦毛筆；而葉淺予君梁中銘君馬國亮君張正宇君故黃文農君丁悚君陳涓隱君程柳桑君從前的葉靈鳳君等則爲鋼筆黨黨徒；萬籟鳴君方雪鴣君用鉛筆及木炭的時候爲多，張光宇氏有時且用粉筆代替木刻的白刀，此外，黃嘉音君則用細管繪畫小鋼筆和鵝管；胡考君所用的畫筆極爲膽大，乃是以幾何儀器代替一切諸筆。因此，在中國所習下的「處女」筆，大約便僅有噴霧吹氣管及美國最近流行的浸水水彩畫用筆(見美國Vanity Fair，此種畫大抵係用反版製成)以及日本竹削筆數種而已了，筆者正在將這幾些筆來實際體驗，詳細研究結果當於後此提出論文報告，俾大家討論。但把筆尖(我用的鋼質紅墨水筆尖)依自己的習氣磨成適合自己腸胃的型式，這個方法則是頗可推薦給大家試驗的。最有興味的要算常爲字林西報作畫的白俄僑畫家Sa-P. jou君(即時代上介紹的Sapoinikoff氏)了，他是用最好的自來水鋼筆，自來水鋼筆的筆尖是十分流利的。

(二)紙

至於談到漫畫用紙亦有多端，上面所談的那位俄僑漫畫家所用的紙，曾看見他的原稿是採用肯特銅版紙(英國泊來)，但我們常用的則爲木道紙，百磅圖畫紙也佔勢力(葉君的「王先生」便是)有的人是覺得把它畫毛筆畫更較利勢，因爲磅紙不够光滑，但光滑爲漫畫方法第一要件；不過子愷漫畫却是例外，他的畫是畫在鮮紙(即高麗紙)上的。白報紙亦不差，價廉物美而患在滲墨。日本改眞半紙和德國——印刷上用作打紙版的——玻璃紙也佳，但適宜于白圭筆和細筆的描出，此物乃卡通漫畫必不可少之紙也。中國紙亦有可用的，但不利于鋼筆。

(三)墨

談到墨。有墨汁和墨水二種，國貨墨水有馬利牌，洋貨有卡德黑墨水和派克黑墨水以及瓦特黑墨水。瓦特有沉澱不好，派克無沉澱而愛浸，卡德不浸而仍無光澤。馬利較廉然質地欠佳。惟最經濟又着實用的還要推墨汁，墨汁以個人所稔，金城工業社之小聽爲最善，因其歷久不發酵也。墨汁沒有墨水諸弊外，尙有一是，就是若在漫畫設色時着水不發滲透；墨汁的大患，是不清潔，瓶頸欠大，容易膠着，聽頭不碎而易殘銹，玻璃瓶雖不銹然易碰碎。

(四)用具

作圖時應注意的是清淨，案頭須購置海棉水盂(或樹膠人造棉都可)。汗手定要時時洗濯。有時畫畫得快完成，因了偶然的疏忽使得功虧一簣而致債事的事情々有的，所以手和紙之間不能不墊隔開。作畫的技術純熟時，可不必使用鉛筆勾出輪廓，畫畫的事完全在一種興趣來臨的時候，因爲用筆把勾出輪廓的畫完全吊出來的時候，兩個不同的時間先後的感興也是不同的，故上品的畫，出手即成，端賴平素的對象素描手法純熟，能記憶各類典型，思索豐富，不必如洋畫大家的釘牢模特兒才能構圖作畫，一旦離開了對象模特兒即不爲功，因爲有些動態，場面，事物是沒法呼應得來原故，故從事漫畫的人不可不修養外界觀察，將人生世態五花十色納入腦袋。鉛筆的勾描對於初入手的朋友也可用，不過要經意不可使其破壞了畫面的統一。對於使用綫條的明快，是寧可效法國畫的調子甚於效法西洋畫毛胚的描法爲愈。因爲西洋畫對實物分解表現法是科學的，對精神分解便非所長。漫畫是將兩者的長處經過一番捶練後的混血物。用鉛筆示範再一個毛病是用橡皮去擦時所生的毛纖維極易破壞畫面，更無利於設色的東西。施橡皮後，應運毛刷，不要用手撣拂，可免致汚毀之虞。但皆須使墨跡乾後行之。

對於謬失後的糾正有用刀有用白粉(用廣告顏料最宜)的，兩法兼羅也對。頂好當然不給它謬失，這樣漸可訓練我們結構精審的能力。

玩意兒（希脫拉像）　周汗明作

名稱：…………………

材料：黝彩，硬領，背帶，手套，卍字，火藥桶。

製法：如圖。

(五)參考品

從事漫畫創作的人，除了多作、多思索之外，還要多看，也不反對臨摹心喜的外國作品，但不該照抄，或爲省力就輕計偷竊同國或不同國人的作品。有人常將外國時裝雜誌的圖樣托下來製關於女人的漫畫的。這種惰性每每摧殘許多天才底成就，殊覺痛惜。余嘗論國畫界，今人之弊病在師古，古人之過今人處在師自然也。這話實可做攻錯借鑑。其次說到個人「品性」的修養也非凡緊要。因爲一切藝術實在就是作家整個生命力的貫注，影響作品的趣味高下者至大。

(六)志趣

漫畫不小道，眞如舞台上一樣缺不了丑角的，漫畫在側面方面，佔着教育社會的優勢，特別是漫畫這種教育工具的(而且是最銳利的)藝術，尤不可忽視它的能爲人民道出疾苦與點破人生一切矛盾上(見於黃嘉虹氏論畫)的功用，所以供人消遣與遺人發笑乃其餘技之末之要者，蓋漫畫感人能於不知不覺之間使人受其影響而不覺怪。

(七)研討

最後，我以爲漫畫方法論之研討在目前是不能不要的，竊以爲華陀扁雀之道非不靈也，吳道子人物，唐宋壁畫非不精也，皆怪在歷來術士藝人捨公開討論之途不就，而爲祕奧不傳之下策，故繪畫與醫術同悲沒落，昌明國家凡文明之推進亦有賴於公開討論，故敢妄草斯文略錄幾條破書，相手相談，藉冀引玉拋磚，爲漫畫藝術高呼耳。



世相漫畫的靈魂

李寶泉

一位有靈魂的漫畫家，同時，他是近代畫壇上的天才，近代藝壇上的驕子：就是我們現在要介紹的陶密哀 Honure Daumier。

他是法國馬賽人，生於一千八百另八年。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卒於巴黎。在他生前，他像一般的漫畫家們那樣工作着：悠長的時期，足足四十年。Remy de Gourmont 曾說過：『最能瞭解古典劇的人物，這就是陶密哀。陶氏那玩世不恭的手法，在畫面上是同舞台上一樣，將緊張激昂底情緒，使用素描綫紋，緊繫着與羣衆間那每天接觸的一種關係。由二十五歲開始，已使他享到了極大底盛名。

這位大天才，當法國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反對君主復辟執政的革命運動起，直到二次大革命完成的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前後，他在時遭禁令之下，停止了那作畫的鉛筆。但在不斷底努力中，畫出了法國當時的社會生活，國際政治情況，作家與作品，同時在歷史上留下了偉大的地位。

（一）『離了婚的女人們』這是畫着那法國二次革命後的婦女社會現狀與心理。

法國革命，在政黨中雖是由保皇黨王黨起，經共和黨等等而到所謂共產黨無政府黨，但實際上只是徹頭徹尾代表當時那些中產者，小資產者，爬句資本主義尖端去的要求。對於所謂純粹社會主義的建立，只成了極幼稚不能實現底一種憧憬中『空想的社會主義』而已。

在那樣的社會命運中，婦女要求脫離家庭而去過那空想的社會主義下的『獨立社會人』，當然會成了種悲劇底結局。同樣，在資本主義剛發芽的社會中，要立刻擺脫家庭關係，過一種所謂『職業婦女』的生活，也是得不着圓滿底報酬的。

這幅漫畫，是在強調對照的手法下所表現出來的。時間就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國二次革命成功，再造共和政府的同一年。畫中兩個已離了婚的女人，一個胖的是種兇狠惡毒的神氣，頭上高高地梳着髮髻，同了一個憔悴不堪，梳着垂柳式髮髻的瘦女人，用一種嫉妒窺視眼光，投望着一位家庭中的母親：她正同自己的孩子們，抱在膝頭上玩着。

『法國現在還有時代的落伍者們存在着』，兩個已離了婚的女人中間，有一人是這樣表示着，『你看這個女人，在我們這麼嚴重的時期中，她還給她的那些孩子們笨拙地佔有着自己』～

另一方面，抱孩子的女人，又表現得很愉快而可愛。

在這整張的畫幅上，一種對時代觀察錯誤而被犧牲者的憐憫與痛惜底情感，是足以掩蓋作家那譏笑諷刺動機的。

（二）『一位殉教者』這是幅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的作品，陶氏已六十三歲了。這年，一方面是普法戰爭結束於佛朗克府 Francfort 條約的時期；另一方面，亦就是第三次法國革命成功後由 Thiers 任總統的第一年。這時候法國在軍事上，外

語絲

洪鵠

你說是耳聞好呢，還是目見好，我說，都好，都不好！

聽見人家說「青天」，又聽見人家說「青草」，我當初還以爲草天是一色的。後來睜開眼睛一看，才曉得並不盡然。所以耳聞不如目見。

聽朋友說某校的某校花是多麼能幹多麼漂亮，害我暗中思慕得了不得。後來有一天見面了，我竟不忍再看下去。可見目見也有不如耳聞的時候。

●

小孩往往是因爲被打而哭的，而中國人却是世界上最善打小孩的人種。是以往往看見大人越打，小孩越哭，小孩越哭，大人當然越打。哭哭打打，打打哭哭。中國小孩之所以好哭，告在中國大人之善打也。

●

你可曾看見一根殘骨在地上滾？我是看見過的。這是在世界的大都會中，上海所特有的奇觀。有這一根殘骨在地上翻滾呻吟，上海可以傲視一切





交上，都完全陷於失敗；內政上除了政見之不一致，在五月二十一日又來一次巴黎巷戰的重大死傷外，加以民窮財盡，眞是苦不勝言。

但已入暮年的陶氏，又被那共和政體之下，做公民本份內的熱血，使他自己的青春再生。他又畫了許多關心社會現狀，而以諷刺態度來鞭策當局。雖然出以嬉笑怒駡的態度，但陶氏對社會祖國的一片婆心，是可一望而知的。像這幅題名『一位殉教者』的濟世人物，在當時民窮財盡之際，他還是吃得胖胖的坐了馬車遊行在大街上，雙手捧着突出的大肚子。馬車後面則立了兩個瘦而長的侍者。在這裏，是不由我們不想到南北朝時那：『宋明帝用百姓賣兒貼婦錢，建築湘宮寺，備極壯麗』底同一感想了。

(三)『律師』，這是在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時畫的。

對於律師，陶氏是有着很深的觀察與描寫。他除了這幅用鉛筆表現的以外，還有許多水彩畫與油畫的作品。

那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陶氏作品裏有許多是描寫着律師與審判官們作題材的。這因他曾爲了一種題名 Gargantra(饕餮者)的作品，坐牢半年之久。這樣，就不能歇止他以後對法庭中人物底強有力的暴露工作了。

Camille Pelletan 曾說明過這張『律師』的作品。他對於在牢裏向着可憐的主顧——囚犯——的一位又矮又胖，臉上露出經驗十足，帶着小紳士式狡滑笑容的典型律師，是得意地問着他的主顧：

『可不是那樣的嗎？人家是向你提出案件了，我的孩子』—這幾句話，我們只要想到所謂『牢中生活』的時候，那麼在束手待斃囚犯對面的人物，我們可知道氣燄十足的，不是所謂『原告』，而是這幅畫面上的主角了。

(四)『雄辯着的醫生們』，這是幅在 Winterthour城 Oscar, Reinhart 收藏家的油畫珍藏之一。

這畫幅前面，是畫着兩位神氣十足，在爭辯各自所據的醫生。但他們後面，那病牀上的病人，已給死神在得意搖擺中綁了票去。我們天才的藝術家，是明顯地在懷疑着，這些醫生們爲什麼忘了最重要的一條原理：醫生是爲救死纔用醫典的呀！

我們看這幅畫上。兩位醫生是人各一大厚冊，一位是爭得蓬了頭髮，眼鏡也由鼻樑上落到了鼻尖上。另一位鼻尖向天空聳去，神氣更顯得惡劣。

我們假使注意這幅畫的結構，那麼這兩位醫生的姿態神情，同後面那得了勝利，帶步帶舞挾了俘虜品凱旋歸去的死神姿態；以及醫生與死神，牀，在畫面上所佈置好的空間地位，完全表現出古典劇『三位一體』原則下的傑作了。

最後，我這次介紹陶密哀的四幅作品，其諷刺的對象覺得與中國現社會生活有完全相同處。尤其『一位殉教者』。至於相同者何在？則『以畫證話所難盡者』，可也。

了—

●

小的時候看見穿洋裝的大人，威風凜凜，似乎有點了不得的樣子，十分羨慕。後來自己穿了，也不過如此而已；才了悟做人穿洋裝，未穿時是此等人，穿了後仍是此等人。

●

門口大批乞丐被捕，有高的，有矮的，有盲的，有跛的，裝滿一大卡車。送到黑牢里去，以臭藥水行『灌頂禮』。一律不給食，扣留一天。第二天一早送到遠遠的荒郊外去放逐。那天下午那盲丐又在門口乞錢了。肚子里咕嚕着：『餓兮餓兮奈若何』。

●

人們往往會聽見不應該聽見的話　而聽不見應該聽見的話。此天下之所以無甯日也。



陸玉書畫

讀者公開信箱

本刊編者願與讀者及一般的熱心的投稿者打成一片，故特闢此欄，歡迎一切詢問，但以篇幅有限，來函冗長恕不刊載。

(問)(一)自來水筆之黑墨水較松烟墨汁稍淺，未知能否作畫稿？(二)白信紙，卡片上之畫能否製版？通常作畫以何種紙最宜？(三)粉筆畫臘筆畫鉛筆畫能否製色彩版？通常作色彩畫以何原料為宜？（汕頭·鄭雲山君）

(答)(一)製版因須攝影明晰，故原稿總以黑白清楚者為佳，如墨色過淡甚不相宜。(二)紙之軟硬，對照相無甚關係，第一不要其上有其他印刷品之痕跡。(三)用以上各式顏料作畫，並無不可製版，惟須製三色版，如本刊特大號上所刊載者。通常用水彩及廣告顏料已可。如不用色鉛筆之鉛筆畫，可以製版。

(問)請介紹西洋及日本漫畫刊物一二種，如貴刊每期添印「海外漫畫」欄，未悉如願否？（溫州·陳振龍君）

(答)國外關於政治、經濟、社會諷刺畫除各日報都有刊載外，其牠雜誌上亦多刊載，英國如 Review of Reviews, Punch等，美國如Current History, Litery Digest, Judge等，日本如『東京パツク』『岡本一平全集』『現代漫畫大觀』(此二種乃專集，其上皆定期刊物)。關於發笑幽默的漫畫，美國出版最多，如Life, Ballyhoo, New Yorker 等，本刊對國外漫畫素甚注意，惟以篇幅有限，不得不出以長時期之計劃，故逐期必有一二種擇要之介紹。

(問)(一)作漫畫是否先用鉛筆起稿再加墨？(二)用鋼筆作漫畫時，每於繪圓時，線條即粗細不勻，練習很久，仍如此，不知何故？抑鋼筆頭不合耶？(三)畫圖時擬以顏色之網線(指紅綠等言)，則製版後是否仍為原顏色？(四)或謂學鋼筆畫先須劃線條，待線條純熟後方可繪人物，對否？(五)投稿漫畫，據云係攝影後製版，則用普通之藍墨水繪畫，可否投稿？（長沙·陳佩麗君）

(答)(一)此為初學畫者一定之程序。(二)如鋼筆不可能，改用毛筆，即使用圓規(儀器之一種)亦可。但鋼筆畫得純熟，此弊可免，下手快便能成圓。(三)須製顏色版者乃用此法。(四)此法亦為學畫程序之一，因線條之粗細曲直，不能自己無一定把握。(五)藍色不便製版。

本刊擬刊行一專號，包括對於政治，社會一切的一切的批評。所刊漫畫漫文可用諷刺或幽默的筆法描繪，惟聽尊裁。特此徵求，務請多多賜稿。一次終結連續性的諷刺或滑稽畫，已為本刊的骨髓，甚為讀者所歡迎，請投稿人特別注意。

編後記

漫畫大衆化

豈然

近來語文大衆化的呼聲響徹雲霄，各家都來參加討論，異常熱烈。大衆化已經成為一個時髦的問題，同時也是重要的問題。

漫畫也需要大衆化嗎？

在討論語文大衆化的文章中，談到理論問題的多，注意到實際方面的少。在這少數中，有幾位說目前我們的責任是一方面改良文字，減少艱深的字眼，句法；另一方面要提高大衆的文化水準。我覺得這話是對的。

假使我們承認漫畫也有大衆化問題，也需要大衆化的話，我們目前的工作大約也是如此。我們要避免艱深，奧妙，枯燥，難懂的題材和畫法，力求意義的深刻(按深刻與艱深不同)，敏銳，含蓄(與奧妙又不同)，尖利，趣味；同時最重要的積極工作還是在於提高大衆的文化水準，養成大衆看漫畫的習慣，隨時隨地把看漫畫的意義常識灌輸給大衆，叫大衆對於漫畫會發生熱烈的興味。

我覺得多唱高調是無用的。

國貨　　陳康作

商人(指貨)：這是國貨！

關員：金鷹——值百抽一。

商人：不！我已經交了子口半稅。

關員：你從那裏運來的？

商人：東京呀！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第六八九號

蕪湖新闢馬路參觀記

余何人

安徽蕪湖馬路，前皆為黃土混合石子築成。晴天則塵飛障目，陰雨則泥深沒踝，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概！近鑒於斗邊街共和街兩馬路，為該市精華薈萃之區域，於是官商合作，有「鋪設簡單柏油路」之議決。柏油路而能「簡單」鋪設之，乃不能不佩服當局之智力。說者謂當局諸公之頭腦實太「簡單」，此果廢話而已耳。

至於該段房屋，為保存繁榮審度起見，故路面雖偪仄，決不能拆屋讓路，曾被火焚後新造之某某數家，亦絕不向後退讓一步。說者又謂該種房屋一旦拆除，則路面拓寬，不免多耗柏油，際此柏油昂貴時期，與原旨「簡單」二字，殊有不合，故不拆卸也，此豈中肯之言乎？

次等闊人　　張白鷺作

萬象月刊 停刊啓事

逕啓者：在籌備『萬象』出版以前，我們總以爲年來中國讀書界對於文藝作品的欣賞興趣確已提高到水平線上，對於雜誌購買力已非常增高；所以『萬象』的內容與印刷要力求新穎與豪華。及創刊號問世，此一刊物的確震撼了中國的出版界。雖則擁護『萬象』的讀者不爲不多，但營業統計的報告使我們格外失望。好在我們是不大易於灰心的人，所以仍抱着犧牲的精神，經過種種的苦鬥，第二期居然也出版了，銷數也稍有起色，不過營業上所蒙的損失，已出乎雜誌界同人意料之外的數字，我們經幾度愼重的考慮後，方才決定暫時宣佈停刊，以我們有限的精神，努力經營時代畫報，論語半月刊，時代漫畫，及時代電影等刊物。總之，這不算是我們的慘敗，的確是我們衝鋒太勇敢，向希讀者原諒。

時代漫畫

第十一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叁肆零柒號

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每冊二角

主編 魯少飛
發行 張光宇
出版 時代圖書公司

定閱價目

冊數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國內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國外	四元	二元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實足通用 日本台灣朝鮮作國內算香港澳門作國外算

編輯所 上海漢口路同安里內電話九三六八八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〇〇號電話九二〇三一

MODERN SKETCH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PUBLICATIONS. LTD.
300, Foochow Road, Shanghai.
Tel. 92031.

廣告價目

底封	每方吋二元半(三色)
底裏	每方吋二元半(三色)
封裏	每方吋二元半(三色)
普通	每方吋一元半

時代漫畫

11.

新桃園歸隱圖

胡考作